

品妙遺消

南指戲看



# 古今戲大觀

第二冊

上海中外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234B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二編

目錄

五畫

四郎探母……………一

四杰邨……………一

四進士……………二

生別離……………三

白門樓……………四

白蛇傳……………五

白虎堂……………六

白馬坡……………七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二編 目錄

白水灘……………九

打鼓罵曹……………一〇

打金枝……………一一

打棍出箱……………一二

打嚴嵩……………一三

打龍袍……………一四

打花鼓……………一五

打麵缸……………一六

打鸞駕……………一七



打櫻桃……………一八

目蓮救母……………一九

玉玲瓏……………二〇

玉堂春……………二二

玉門關……………二三

甘鳳池……………二四

甘露寺……………二五

皮匠殺妻……………二六

未央宮……………二七

失街亭……………二八

司馬逼宮……………二九

古城會……………三〇

六畫

宇宙瘋……………三二

伐子都……………三三

伐東吳……………三四

舌戰羣儒……………三五

回荊州……………三六

血手印……………三八

尖嘴姑娘……………三九

同室操戈……………四一

同命鴛鴦……………四二

行路哭靈……………四三

七畫

李陵碑	四四
李剛反朝	四五
別宮	四六
別妻	四七
別母亂箭	四九
汾河灣	四九
沙陀國	五一
孝感天	五二
孝婦羹	五三
孝義節	五四
沈剝皮	五六
杜十娘	五六

串珠記	五八
完璧歸趙	五九
走麥城	六一
佛門點元	六二
宏碧緣	六四
八畫	
空城計	六六
妻黨同惡報	七一
牧羊卷	七二
東宮掃雪	七四
夜未央	七五
忠孝圖	七六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二編 目錄

---

刺王僚	七七
刺巴杰	七八
取成都	七九
取帥印	八〇
取滎陽	八二

---

#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二編

## 五畫

### 四郎探母

楊四郎延輝。自遭沙灘之役。被蕭邦所虜。幸蕭主不殺。賜以鐵鏡公主。日月如矢。忽忽已十五年。一日聞蕭天佐出兵攻宋。擺陣九龍飛虎谷。宋以楊六郎率兵禦之。余太君押糧到營。四郎欲至宋營一會母弟。然路途迢遙。猶在次之。而關津嚴密。決難飛逸。輾轉思量。不覺愁上眉梢。爲鐵鏡公主所見。初猶掩飾。繼則盤駁迫切。又恐說出真情。翻爲不美。乃要鐵鏡公主對天矢誓。始說明本來面目。及欲會母之衷。曲求鐵鏡公主爲盜令箭。俾得出關。一遂私願。鐵鏡公主雖屬蠻女。尙通禮數。亦不欲其夫慊慊不歡。乃盜令箭與之。四郎遂得出關。至宋營。宋營以爲奸細。獲之入帳。六郎詰問之下。不意卽爲四兄。驚喜之至。遂相



將至後營見余太君。余太君見四郎回來。抱首大哭。既悲且喜。又往見其故妻。而故妻則菱花塵滿。妝閣蛛封。消受淒涼况味。迨黎明欲別。夫妻母子。又不勝慘痛焉。其後宋遼言和。四郎夫婦偕回故國。

四杰邨

是劇又名余千救主。本出自綠牡丹小說。卽宏碧緣中之一齣也。所稱曰四杰村者。蓋有朱氏兄弟四人。伯曰龍。仲曰虎。叔曰熊。季曰豹。習練拳棒。耀武揚威。稱霸蕪城。遂呼其居處曰四杰村。往年曾在揚州打播。爲鮑士安駱宏勳等所打敗。鮑金花又以足尖踢出朱豹眼珠。因此深結仇讐。日伺鮑駱之隙。而圖報復。會駱宏勳被賀世賴誣陷。檻車入京。路過揚州。朱氏將宏勳劫入村中。欲施剛割。旋又打入山洞。而駱僕余千。見其主爲人刼去。欲圖救援。倉黃急促。路遇普陀寺僧蕭計。審知來由。知必朱氏兄弟所爲。蕭計與宏勳本相交厚。至此願圖挽救。恰又遇濮天鵬。鮑士安。鮑金花等衆。一同前進。蕭計以神光普照匾額。



度登彼岸。衆將竹柵斬斷。直撲而進。值朱豹在途。卽殺之。余千卽入洞。負宏勳出。而朱龍兄弟三人及師廖錫龍追趕而來。得鮑士安等抵禦。又得花振芳之助。遂打敗廖朱等。始共至普陀寺。一同會聚也。

#### 四進士

四進士卽毛彭、田倫、劉廷俊、顧讀也。初四進士在京時。因權姦索賄。久不放官。得座師力。始得簡任京外。四人憤佞臣捺勒。至雙塔寺對天矢誓。不得貪贓納賄。時有楊素貞者。河南上澤縣人。宦家女也。嫁姚庭美爲室。庭美父曾任陝西糧道。早故。有兄曰庭春。愚呆不靈。庭春妻田氏。卽田倫之妹。而田氏吵鬧家庭。不守婦道。後與其夫合謀。鳩斃庭美。串同素貞胞兄楊青。誘素貞出外。以銀三十兩。買與南京人楊春爲妻。素貞哭訴老姑。無人侍奉。弱子無人教養。夫死非命。無人伸雪。懷此三不遂心。不能俯從。楊春憐其情。卽毀婚書。並與結爲兄妹。願爲上控。遇一算命先生。代寫呈狀。已而楊春與素貞失散。素貞浮蕩至信陽。

州。幸得客店主宋士傑援手。留之在家。認作乾女。代訴於州。州官卽顧讀。顧納狀。備文捉拿姚楊田諸人。田氏力求其兄田倫。致書顧讀。附銀三百兩。顧得賄。罔顧初志。用刑逼供。收素貞下獄。板責宋士傑。士傑憤而上控。巡按適與楊春相遇。遂由春攔輿上呈。蓋巡按卽毛彭。獨其尙守初志。不失廉正。得狀後。卽提姚楊田氏。並傳田倫。顧讀對質。一鞫而服。置楊田諸人於法。論讀奪官待罪。於是庭美之冤始雪。蓋顧讀得賄之實跡。早爲士傑所得。故敢控訴官長。恃而不恐。且毛彭查訪民情。前寫呈狀之算命先生。卽毛假扮者。素貞冤情。早已廉悉。故卽得平反也。

生別離

或謂商人重利輕義。如韓堅者。果不誣也。蓋韓堅商賈出身。居心吞而險。積鉢畜兩。居然作富家翁。不料貿易虧累。遂中落。然素性熱中。一旦失敗。雖家產蕩然。必欲重振旗鼓。以圖挽回。竟不顧廉恥。喪心病狂。擬以鑛山私售外人。有未

婚壻名柳師惠者。青年志士也。聞堅作此狂謬。力諫不可。堅老羞成怒。又恐師惠外洩。致招罪戾。乃囚冷室。使不得出。其女冷香。聞其夫爲其父所幽。與婢青梅議。私釋師惠。並偕之遁。堅派急足追冷香主婢返。將冷香改字晉若靈。晉若靈爲賣鑛主謀者。堅故以女媚之。冷香矢志不允。因是悒悒成病。而師惠旣亡後。從其友田某入戎行。荷槍枕戈。臨陣當先。以功積官至少校。旋被彈傷。養疴田家。冷香痛將死。知師惠縱跡。乃以釵飾等件。使青梅齎柳所。以助軍需。師惠見物思人。不禁大慟。卽馳往展叩冷香墓。杯酒熱泪。聊慰哀魂。是時堅又落魄。因晉若靈以冷香死怒。韓賣鑛之計。失敗故也。見師惠狀。不覺大慚。乃使青梅嫁之。爲補過之地。

### 白門樓

呂布旣弑丁建陽。又殺董卓。固一反覆小人也。惟是時羣雄割據。佔一二城。以爲根柢。帷幄決策。率兵千里。未嘗不可與衆角。而布日餐秀色。夕飲醇醪。置軍

事於不問。及曹操急攻下邳。猶未介意。諸將出戰不勝。而責諸將不爲盡心力。使軍心携貳。實自有以致之。帳下侯成。宋憲輩。受布責。遂盜布坐騎赤兔馬。獻之操。陳宮。張遼。知勢危急。排闥入告。布始換馬出戰。亦爲曹兵所殺。敗。操復以水灌城。於是軍兵更搖搖無戰心。布亦自知不堪收拾。惟以酒自解。宋憲。魏續。伺布醉。提布畫戟。擲城下。曹兵已蜂擁而入。布赤手空拳。無以爲戰。遂被縛。陳宮。張遼。貂禪等。亦爲曹兵所獲。布見操。低首下心。願作降將軍而已。操愛其驍勇。亦欲收之。時劉備在座。曰。明公豈忘丁董之事耶。養虎傷身。智者不爲。操心動。命斬之。布謂備曰。公爲座上客。某作階下囚。不爲一矜惜。轅門射戟。公豈忘之。大耳兒。畢竟無義哉。陳宮。張遼。見操。直立不跪。侃侃有丈夫氣。大聲詆辱。操竟殺宮。而納遼。遼更要操以三事。操一一從之。遼乃降。布求生而得死。遼求死而得生。死生亦大矣。固不得希冀苟倖也。

是劇一曰盜仙草。亦曰雄黃陣。乃白蛇傳中以仙草救許仙事耳。白蛇既幻人形。與許仙結爲夫婦。恩愛極篤。會值端午。許仙以雄黃酒強白蛇對酌。白蛇初不肯飲。繼因許仙敦勸。勉從其意。既而醺醺大醉。上床就寢。酒性發作。遽現原形。許仙進房探問。不料見蜿蜒巨蟒。大驚嚇死。及白蛇廻復人形。見許仙已死不勝痛悔。思救許仙之命。非長壽山靈芝草不可。遂假扮道童往山采取。不圖爲龍虎四帥所阻。白蛇奏明來意。哀求王母。王母許之。然仙草又有鹿鶴二童把守。不得盜取。白蛇遂與二童爭鬥。鹿童爲白蛇所傷。奔報南極仙翁。仙翁遣哪吒伽藍等衆。設下雄黃陣。白蛇遂爲所擒。白蛇見南極仙翁。哀懇大發慈悲。以救夫命。仙翁嘉其志。卒以仙草與之。白蛇纔歸家中。而許仙竟得藉仙草之力復生。

### 白虎堂

山東穆柯寨女將穆桂英。武藝軼倫。一時無匹。楊延昭奉命征剿。出兵對壘。爲

穆桂英所辱。深以爲恥。其子宗保。年少英俊。因巡哨營寨。爲穆桂英擒獲。逼成婚姻。兩情脈脈。不勝款洽。延昭以宗保臨陣招親。違犯軍律。俟宗保回來。卽命綁出轅門斬首。焦贊孟良求情不可。焦孟無法。奔告余太君。以爲得余太君一言。宗保必得重上白虎堂。余太君得信。果扶杖進帳。謂延昭曰。宗保犯法。罪當應死。惟憐其年少無知。且楊氏僅此一塊肉。以延香火。爾如不忘祖宗。亦宜赦回。延昭雖以老母之尊。亦竟勿聽。已而八賢王趙德芳到堂。亦苦苦相求。延昭仍不允。八賢王與之爭執。延昭勃然翻顏。斥其吵鬧白虎堂。罪亦當斬。姑別其乘馬四足。以示律無親貴。犯必懲治。至此八賢王亦討情不下。而宗保則危在呼吸。凶多吉少矣。幸穆桂英來獻降龍木等。見宗保正因親事問罪。入帳強請赦免。延昭初亦不許。懼其用武。反生波瀾。乃准其所請。惟仍要穆桂英破殺天門陣爲條件。穆桂英立允之。宗保以祖母之袒不得命。以愛妻一言而得生。穆桂英誠宗保之賢內助哉。是劇又曰轅門斬子。

## 白馬坡

初劉備被曹操攻奪小沛下邳諸城。而夫婦兄弟盡多失散。備則投奔袁紹。關公屯兵土山被圍。張遼說公降曹。公與二嫂遂暫居曹處。俟得備消息。卽行辭去。操欲收公心。待之甚厚。公因歎然思圖功以報。時青州袁紹派兵攻曹。以顏良爲先行。良勇有武力。兵至白馬坡。出馬挑戰。操命呂布舊將魏續宋憲接戰。未數合。卽爲良斬於馬下。又以徐晃出陣。亦爲所敗。軍氣雄盛。敵兵辟易。操營無有敢與爭鋒者。喪兵折將。操不勝愧恨。謀士程昱獻計。謂請關公出戰。必能除此醜虜。操然之。卽命張遼請關公。公與操上土山觀其軍容。操曰。如此勇猛。豈非勁敵。公曰。土鷄瓦犬耳。若良則插標賣首者。誠以小醜跳梁。不直公之一揮耳。操以無人敢戰爲言。公銳身自任。卽衝下土山。斬良首級而回。操大驚喜。卽斟酒以賀。並請於獻帝。賜爵漢壽亭侯。操服公神勇。公曰。吾弟翼德百萬軍中取上將首。如探囊取物。操乃命諸將書於襟角以誌之。故長坂之役。張飛一

人立灞陵橋而擋操。操不敢攖鋒交戰者。以此一語也。惟戲中有許褚出戰不勝。朱路二人戰死之事。則與三國演義微有不同。是劇因關公手斬顏良。解白馬之圍。又名斬顏良。

白水灘

宋時有大盜青面虎。積案累累。官軍捕拿。往往不能得手。一日青面虎步上酒樓。持壺獨酌。不覺酩酊大醉。在城隍廟打睡。爲官軍伺得蹤跡。乘其好夢未回時。緊緊網去。總兵李德俊。以巨寇重犯。遞解京師處決。卽命副將夏某押解前往。又恐路途迢遠。一人單薄。發生叵測。又以兒子及捕役等隨之。青面虎有妹。亦赳赳英雌。得抓地虎報信。知其兄被官兵擒獲。卽統率嘍囉下山。在半途劫奪。而夏某等寡不敵衆。遂被青面虎兄妹殺敗。猶緊緊追趕。欲死夏某等而後快。時有穆玉璣排行十一。因呼十一郎。肩挑禮物。爲母上壽。途遇青面虎等。見而大憤。不覺拔刀相助。乃將青面虎等殺敗。而夏某等始得安回。是劇一名捉



拿青面虎。惟不知其所本。刀槍擊刺。金鼓喧震。一武場戲耳。

### 打鼓罵曹

男兒不得志。不能手刃權奸。誰不當如禰正平擊鼓痛罵。一洩胸中不平氣。而能拈詞摘藻。作典引美新。以媚之耶。三國禰衡。字正平。山西平原郡人。學問淹博。文采富麗。孔融奇其才。薦之曹操。操以衡爲傲慢公卿。衡亦以操非薄賢士。而相齟齬。不覺慨然言曰。天地空闊。並無一人。操曰。某麾下謀臣如雨。武將如雲。如某某輩。並天下奇才。何爲無人。衡曰。以某觀之。荀彧荀攸。可使弔喪問奠。郭嘉程昱。可使看墓守墳。李典樂進。可使牧羊放馬。許褚張遼。可使擊柝鳴更。曹子孝呼之要錢。太守夏侯惇。可稱完體將軍。其他酒囊飯袋之輩。更何足道哉。操聞而大恚。適次日大宴羣臣。操命其充當鼓吏。禰諾之。明日。衡赤身裸體。立廊下擊鼓。操見之。責衡辱客。衡曰。吾露父母清白之體。愈於渾濁。有何失禮。乃擊漁陽三搥。淵淵有金石之聲。更對衆大罵曹操。聲數其罪。操不與深較。使

其賚書劉表。說表降曹。實則操施借刀殺人之計耳。衡至荊州。見劉表。表亦不肯代人受過。遣見黃祖。衡酒後觸黃祖。遂被害。嗚呼。禰衡雖狂。寧貪生畏死之徒。所能望其背項耶。

打金枝

天寶末。安史亂起。得汾陽郭子儀。東西掃蕩。轉乾迴坤。日月重光。功望浩大。殆無其匹。肅宗以女妻子儀。子郭曖。詎公主。皇女自尊。不依婦道。夫婦間時生勃谿。郭曖入宮。先行君臣之禮。次言夫婦之好。郭曖受此無上之闔威。敢怒不敢言。亦已久之。會子儀夫婦八十大壽。張樂慶賀。公卿大夫。姻戚家族。無不俯首拜祝。捧觴上壽。獨公主深居不出。不爲姑嫜稱祝。郭曖見兄嫂姊妹。都成雙作對。連翩獻頌。獨吾妻不然。是非子婦之道也。乃進宮勸之。公主不聽。遂生爭論。繼而用武。於是公主哭訴母后。助以蜚語。乃母女俱奏肅宗。譖之。要求懲辦。郭曖以洗今日之辱。而洩胸中之氣。肅宗宣子儀上殿。問之。不知子儀聞公主遭

打哭訴父母。不覺大驚。恐肅宗不察。則吾白髮皤皤。將遭不測。卽綁子郭曖。上朝請罪。肅宗曰。不癡不聾。不作阿姑阿翁。兒女子閨房瑣屑。何足深論。命鬆郭曖之縛。衣冠上殿。肅宗恩賜有加。子儀之心既安。而郭曖尤服乃丈之聖明。不受囁嚅之言。廓然大度也。是劇一名綁子上殿。

### 打棍出箱

打棍出箱。亦曰瓊林宴。演宋范仲淹事也。惟范文正公生平未有此事。姑依戲言之。范仲淹上京赴試。與妻白桂娥偕子一同晉京。路經南山。夫婦失散。范四處找尋。毫無影跡。乃憂思成疾。狀如瘋癡。心中念念。只是此事。東走西訪。遑遑無定。一日行至山中。問於樵夫。樵夫告以其妻已被姦相戈登雲搶去。拘留府中。蓋此樵夫乃土地所化。以指點范者。范知白氏着落。卽往戈府索討。戈身膺台鼎。罔顧廉恥。見范登門求取。飾詞拒之。又思欲杜後患。非殺范不可。乃假意殷勤。設筵款待。以酒醉之。留宿書房。遣家丁戈虎夜半殺之。不意戈虎反爲朱

衣神擊死。戈得悉。復遣衆僕撲范死。以屍裝入木箱。抬之郊外火化。從此銷聲滅跡。使不再生。尋仇覓怨之事。然天下事。豈能盡如人算耶。時范已獨占鰲頭。赫然一狀元郎矣。瓊林宴開。遍覓狀元公。不得。四處訪問。正如范之尋妻。二役濡滯道途。資斧告罄。思用劫掠手段。以實腰纏。見衆昇箱而來。必爲財物。可無疑義。乃刦之。詎摸索之間。箱中有人。鬪然而出。二役大駭。已知卽覓遍天涯之鼎元也。遂相偕去。其後白桂娥殉節自縊。借屍投魂。得包公昭雪。卽黑驢告狀是也。

打嚴嵩

嚴嵩父子欺君罔上。陷殺忠賢。至今邨夫野老。猶津津談其往事。嘉靖時。內籬御史鄒應龍。與嵩同朝。見其殘殺楊椒山、沈鍊、張經等。又驅逐邱馬二將。心甚不平。思乘機辱之。打定盤算。往見嚴嵩。告以邱馬二人藏匿開山王府。假意奉承之。嵩遂引爲心腹。乃上朝取旨。帶校尉四十名。親往開山王府查索。應龍見

計已售。卽往開山王府授意常寶童。請以皇扛攔阻校尉。不准入內堂中懸挂老王眞像。待嵩入殿。坐而不拜。卽責以不參御容之罪。並問開山府是否欠糧欠鈔。若非欠糧欠鈔。汝搆殺朝士不足。猶來傾害小王。令家將以金鋼痛擊之。惟勿傷及面部。已而嵩臨門。常寶童依計而行。嵩鼠竄逃。途遇應龍。告以所苦。謂卽上朝奏主。應龍曰。傷在身上。袒裼見君。罪當凌剛。必須臉上受傷。始可啓奏。嵩然其言。請應龍代打。應龍曰。不可。嵩曰。決不見罪。應龍曰。既不見罪。始敢遵命。遂大罵奸賊嚴嵩。汝殺戮忠良。擅作威福。弄權誤國……嵩曰。何故相罵。應龍曰。不罵不怒。不怒不打。太師既然見罪。某便不能伺候。嵩曰。如是我便不惱。應龍遂大打而特打。胸中始快。則嵩固尙夢夢。不知入其彀中。也是劇因嵩被打開山府。故又曰開山府。

### 打龍袍

宋仁宗生母李后。當產仁宗時。爲劉妃與內監郭懷合謀。以金絲貓掉去嬰孩。

李后因此無辜遭冤。流落宮外二十餘年。仁宗固不之知。而以親母奉劉妃。惟  
闈人陳琳知其事。包拯辰州放糧。得遇李后。卽斷太后之戲也。包公旣知李母  
之冤。思將情由奏明仁宗。又恐冒昧。乃令軍民在宮外開放花燈。請仁宗出觀。  
仁宗觀至清風亭。雷打張繼寶之事。以爲裝演不忠不孝。罪當問斬。包公乘機  
言曰。何但不忠不孝之燈。現在却有不忠不孝之人。仁宗曰。誰。包公曰。卽是陛  
下。仁宗大怒。嚴訊根由。包公從容言辰州放糧。遇見太后事。有帕以寇準題詩  
爲證。仁宗復宣陳琳上殿。追問一切。果然不謬。劉妃聞奸事敗露。卽自盡。仁宗  
遂拿郭懷殺之。卽以龍車鳳輦接迎國太回朝。李后怒仁宗不問生身之親。使  
流落至此。命包公以紫金棍擊之。包公思自古至今。未有以臣打君。遂取仁宗  
龍袍打之。李后乃賜上方劍金檔翅。以旌包公之忠。

打花鼓

戲者戲也。故丑淨生日。各以表其形。莊諧悲歡。各以表其情。插科打諢。油腔滑

調亦戲中應有事。鬥鋒爭趣。固亦足助座客之笑顏。稱梨園之樂事。然往往易入惡道。以致醜態百出。有爲販夫走卒。不欲言諸口形諸身。而演者不遺餘力。形容盡致。供於舞臺之上。以爲快者。如打花鼓一劇。無優美之觀感。高尚之表情。卽墜入惡道。使端方之士。不欲一注目。緣情節本無足言也。蓋有鳳陽人夫婦二人。以打花鼓餬口。一日正在街頭打唱時。遇一浮薄少年。見鼓婦略有丰姿。欲施調笑。遂喚二人至家。初唱栽秧歌。繼則三人串唱。而少年隨手摸索。以逞其拂柳攀花之伎倆焉。

### 打麵缸

打麵缸乃知縣縣副書吏合偷衙役妻之趣劇也。其事與今古奇觀之喬送黃柑子一回相類。蓋有妓女周蠟梅。不願爲迎新送舊之事。投官自訴。請求斷配。不知周蠟梅本院中翹楚。縣中書辦差役。素與狎識。人人欲得而甘心之。而縣老爺見風姿楚楚。亦有憐愛。顧不能自媒。遂當堂判與皂快張才爲妻。心中固

有計較。令張才往山東催糧。勿得延留。張才不得不去。悵悵而行。至夜王書吏先叩門入。未數語。聞四老爺到。臘梅令王書吏避匿灶下。四老爺入未久。又聞大老爺到。臘梅令四老爺避居麵缸中。大老爺入未久。又聞叩門聲。蓋張才到矣。於是令大老爺匿牀下。張才入。一一搜得之。遂出其竹槓手段。而掠得一宗橫財焉。

打鸞駕

馬龍乃宋仁宗馬妃之兄也。嘉祐時陳州大旱。民不聊生。木皮草根。相將食盡。弱者早填於溝壑。強者亦苟延殘喘耳。仁宗憫之。發國帑賑飢。派龍前往。不料龍恃有西宮之勢。侵蝕巨款。災民聞國舅舞弊。羣起告發。仁宗知之。召龍回。而以包公代其職。并查辦龍吞蝕事。包公聆命。不肯拜受。蓋查辦之事。關係外戚。含糊了結。上無以對君。下無以對民。澈底清查。秉公執法。多觸忌諱。既而寇準、陳琳、呂蒙正等。十人合薦。包公始奉詔。馬妃知包素性剛正不阿。此行決與阿



兄不利。思藉故中傷之。再四躊躇。知包公必經行御街。以鑾駕擋其路。使其無所迴避。借此責其闖駕之罪。遂向皇后處借鑾駕半副。伺包公出京之前夕。僞爲皇后。使儀仗抄逆其前。包見而規避。於是者三。包行經御街。則鑾輿又突然而出。包迴避不及。遂叩頭請罪。馬妃厲聲盤詰。故意尋釁。不料從役王超。窺破非真皇后。以告包公。公大憤。卽麾令將鑾駕打退。馬妃見事敗露。捏詞哭訴諸帝。包公亦裝瘋作癡。隨往朝見耳。

### 打櫻桃

有邱生主僕。寄居其表戚家。僮名秋水。日長無事。頑皮嬉戲。戚有女。女婢曰平兒。亦有眼傳心。無情拒目。而兩對少年男女。固各惺惺惜惺惺。脈脈生情也。一日女與婢打摘櫻桃。生與秋水遂各致其思慕之忱。蓋兩心相印。固已久矣。晤會後。生積思成病。平兒固狡黠。聞生病。來書齋問候。並傳女簡。乘機作紅娘。會生友關子文邀生赴文會。生推病不克。關強挽之行。秋水思得此機遇。正可與

平兒握手談心矣。不料平兒之老主人到來。入門知邱生不在。秋水手拿書簡。適爲所見。索閱之。乃七絕一首。曰

櫻桃樹下兩相歡。兩地相思總一般。果是人間真鳳侶。定能雲雨會巫山。  
員外曰。此乃情詩也。汝但善事公子。他日當以平兒賞汝。秋水不覺大喜。因呼曰。平兒。汝聽見否。員外疑而詰之。急飾詞掩蓋。已而邱生歸。平兒始去。一日。值上巳良辰。壽山大會甚盛。員外夫婦邀邱生同去。主僕私計。今日逢此佳機。正可幽會。至半途。假作馬上摔傷臂膊而歸。路遇關子文。見其主僕喜笑顏開。未似受痛者。乃追告員外。員外亦疑有他。遂折回。至家。彼果作那鸚鵡事也。卽具百金。遣主僕往京師。是劇又曰壽山會。

目蓮救母

目蓮僧本名傅羅博。一家皆崇信佛道。茹素誦經。其父兄相繼爲佛度去。目蓮僧一日自塾歸家。亦爲地藏神度去。其母劉清題。以爲行善得惡。使父子離散。

夫妻捐棄。彼蒼無眼。甚至於此。哀忿之餘。乃大開殺戒。停息施舍。向所不食者。食之。向所不爲者爲之。咒神罵佛。打道斥僧。悉反其曩之所行。已而身死。冥王怒其修善不全。奉信不堅。而故造罪孽。怨尤天神。飭鬼卒押赴地獄。遍觀冥中酷虐之刑。使知冤冤相報。無爽毫釐。劉氏見春剝抽裂之苦。聽悽慘哀痛之聲。亦慄慄危懼。不忍聞睹。至滑油山。遇子目蓮僧。蓋目蓮奉師命。特來陰曹尋母。既見之下。不勝哀痛。劉氏至此。已早省悟。大悔前之作爲。於是目蓮乃展施法力。將母救出冥府。故戲名云云。夫神道設教。以警頑愚。固足助政法之不及。惟鋪張揚厲。一若實有其事者。則亦足以深迷信之根蒂也。

### 玉玲瓏

妓如梁紅玉。何愧乎爲妓。特妓常有。而梁紅玉不常有。故尤見梁紅玉之難能。而可貴也。蓋梁紅玉京口娼。是時官衙宴會。伎女例須值差。朔望亦必伺候。故白傳東坡之倫。往往傳其風流豔事。亦當日風氣使然耳。是時金兵入寇。天下

鼎沸。而京口駐有重兵。會月旦。紅玉與其母赴營當差。黎明出門。既到營門。見一黑虎蹲踞其間。不覺詫異。近之。乃一巡更兵也。問其姓名。係延安人。名韓世忠。生而孤苦。故投効軍營。充當步兵。紅玉見世忠。雖在落泊之際。而身軀魁梧。氣宇異常。心識其將來必然大貴。願嫁世忠。其母曰。平素多少公子王孫。願得女侍左右。而女不嫁。今豈遇一窮兵而嫁之耶。紅玉立意已決。遂回妓院。交拜成婚。既而主帥知其事。大怒。以營兵挾妓。曠廢職守。罪當問斬。命旗牌捉二人來。欲置之法。紅玉侃然問主帥曰。兵士可婚否。曰。可。曰。妓女可嫁否。曰。可。曰。既可婚嫁。何罪之有。夫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夫妻之道。人之大倫。有夫婦然後有君臣。始有尊卑。今與韓世忠結婚。無背時王之制。不悖聖人之禮。妓女從良。亦自古有之。矧如謝安身居鼎閣。携妓東山。石崇之量珠買美。金屋藏嬌。皆世稱爲千古佳話者。而大帥胡不行古人之行。而一矜惜之。則某夫婦亦一瓣馨香。日頌公侯萬代也。主帥語塞。不加深究。會報賊兵挑戰。乃

命其夫婦出禦。將功贖罪。故又名妓女殺賊也。其後世忠以功封。斬王。紅玉封安國夫人。嗚呼偉矣。

### 玉堂春

玉堂春。一曰女起解。又曰蘇三起解。蓋蘇三者。自幼卽入妓院。作賣笑生涯。而天又與以豔質。而使人見之色授魂銷。驚呼尤物也。王金龍貴族子也。一見傾心。燈下傳杯。花間握手。恩愛倍篤。而妓女之心。有時或可不以金錢而買服。惟鶉傭之心。任爾貌若潘安。才如陳思。彼均不論。而惟見金錢。則眉開眼笑。奉之趨之矣。王金龍蒞院日久。戀戀不捨。忽忽將數萬巨金。盡行化去。而鶉婦見王金盡。卽白眼相加。王遂流落。蘇三出私蓄與王。使其上京應試。王得此杯水之助。居然一舉成名。鯤化爲鵬。欽簡山西巡按。勘察官民。蘇三則自王去後。爲洪桐縣民沈洪搶去爲妾。不料皮氏串通王婆。鳩死沈洪。嫁陷蘇三。謀殺親夫。又有重金賄買洪相縣知縣王某。及刑幕張允忠。於是王張威逼嚴刑。拷問成罪。

收蘇三於獄。蘇三遭此不白之災。受盡苦楚。亦惟自怨薄命而已。既而發配太原。路上與解差述冤苦。娓娓有情。宛轉淒抑。既到太原。王查閱案卷。不勝驚詫。遂命臬司提弔一千人證。親自審判。始脫蘇三之罪。

玉門關

玉門關乃演班超往西域。以計掠定鄯善國事。惟與漢書不無異點。按演者以定遠侯班超奉命往西涼各國催貢。既到鄯善國。鄯善王廣待超甚厚。情願進貢。處超於館驛。匈奴國王達哩呵。聞超前來催貢。意存反心。知超將校不多。後無救援。可以禽取。乃與鄯善王廣設計。將館驛派兵圍住。欲殺死超。以免貢金。鄯善王廣納其言。是夕超館中忽有猛虎出現。衆盡驚起。超曰。此乃大吉之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恐胡奴有詐。遂率衆出。與達哩呵兵會。兩軍交戰。卒殺達哩呵。以首示鄯善王廣。鄯善王廣服其智勇。願戴漢王。超遂定鄯善國。惟正史超於明帝十六年。以假司馬與從事郭恂等。西出玉門關。奉使西域。至鄯善國。

王禮超初盛而後懈。超知有他。詐問侍胡。侍胡惶恐。具告北虜使煽惑事。超置酒會將士。激之。諸將士願從超。超率衆縱火焚虜營。斬北虜使。演者於設計激士一節略去。而添出帳中出虎一事。則又弄巧反拙者也。

### 甘鳳池

清乾隆帝偕甘鳳池遊玩江南。在太湖舟中。失去玉杯一隻。帝命甘鳳池查緝盜杯者。蓋甘有同門弟楊寶林。聞甘護駕南下。進見無由。遂施技藝。盜取玉杯。既而爲甘所知。乃入門見楊。勸楊同往見帝。帝見楊。並不加罪。反賜褒獎。時蘇有名伎姚鳳仙。姿容豔麗。因系出宦族。不肯接客。鵝母苦勸不從。一夕夢遇月下老人。告其姻緣。應在當今帝王身上。佳期在即。幸勿自誤。覺後頗以爲怪。嚴妝而待。而乾隆帝既領山水之樂。思作北里之遊。與甘僞稱兄弟。同赴平康。途遇紈袴子查小卿。遂共至聚仙園。喚鳳仙出見客。仙鳳慨然諾之。當晚即送客留髻。不料果應昨日之夢也。帝既幸鳳仙。大悅。又知其爲宦家女。即以千金爲

鳳仙落籍。挈鳳仙出院。帝既倦遊。謀歸去。途中爲洞庭山盜席文賢暗放冷箭。幸甘接住。不遭其毒。遂命甘擒拿席文賢。而席文賢已率領兄弟妻子與戰。甘衆寡不敵。漸漸敗退。席文賢窮追之。正危急時。得遇楊寶林。遂獲席而誅之。惟此事頗屬荒誕。姑依戲情述之。又名下江南。亦曰捉拿席文賢。

甘露寺

劉備既據荊州不歸。東吳屢索無效。計窮力竭。正無如之何。會備新喪甘夫人。周瑜定計僞與劉備結親。邀其過江。問其索取荊州。如其不可。卽以備爲質。則不愁荊州之不還。蓋孫權有妹名尚香。年方及笄。藉其招備入贅。弄此美人局以賺之也。計定乃遣呂範往荊州與備接洽。諸葛亮早知之。卽爲應允。派孫乾隨呂範赴東吳。納采下聘。於是吳人盡知吳侯之妹下嫁劉皇叔。而備亦偕趙雲渡江到吳。備禮先往拜見喬國老。喬爲東吳勳戚。名松山。生二女。長字權兒。孫策。幼字周瑜。卽二喬是也。初喬聞劉皇叔入贅事。尙未深信。至此知確有此



事。卽入宮見吳國太。國太茫然不知。卽喚孫權入問。始知周瑜設計以賺備者。然婚姻重事。豈同兒戲。孫權大受申斥。但事已至此。國太欲一見備。如不合意。則依周瑜之計。不然。則實行納贄。約至甘露寺面見。次日。見備儀表非凡。欣然許爲嬌客。旋趙雲見廊有伏兵。卽以告備。備長跽國太前。請授首。國太慰之曰。吾女婿誰敢擅弑耶。卽斥退甲士。而備遂作老新郎。與尙香結縭。而周郎之計。又成畫餅矣。

### 皮匠殺妻

是劇又曰百萬齋。亦名也是齋。乃皮匠楊虎鞋肆之店號也。朝邑縣有楊虎者。執業皮匠。己日肩擔街頭。店中生意。委之其妻。妻名林玉蘭。楊花輕薄。柳葉顛狂。縣吏岳子奇。生性淫蕩。一日行經。也是齋。豔玉蘭色。假作買鞋。與玉蘭勾搭。宛然磁之與電。一拍而成。於是日夕過從。私情綦暱。虎猶夢夢未知。虎有弟楊盛。充當縣中捕頭。一日至虎家。林岳行經。爲其看破。告知楊虎。令其前往捉

姦。虎本懦男子。猶豫不決。盛恭激促之。至晚間。兄弟持刀直入。盛恭殺岳於牀。虎持玉蘭不忍殺。盛恭遂斬之。兄弟自首於縣。此劇情節。句搭調情。似挑簾捉姦殺妻。又似翠屏山也。

未央宮

是劇亦名斬韓信。按韓信既殲楚霸。功高望重。爵封齊王。惟高祖頗疑之。然信雖有蒯通之誘說。終之忘推食解衣之恩。不肯背畔。而西漢演義則以高祖僞遊雲夢。擒信置後車。回朝降封淮陰侯。廢居咸陽。陳豨奉命出平代州。番寇赴信。居辭行。信嗾豨反。願爲內應。豨然其言。至代州自立爲王。高祖聞之大怒。御駕親征。朝事委付呂后與丞相蕭何。會信僕謝公著。告信與豨私通。函札意欲謀反。呂后與蕭何定計。使何誘信至未央宮。宣布反狀。斬信於鐘室之下。而演者以何引誘入宮則同。謂是時高祖已崩。信私闖入宮。適逢呂后沐浴時。宮女陳倉以廚刀殺信。及信臨刑。歷述天道報應。行兵折壽諸節。則妄誕不經。荒謬

無謂。夫淮陰侯雖有怨望之心。却無殺身之罪。而呂后不念其功。遽而斬之一世英雄。付諸流水。當信未遇時。漂母滕公相繼救信。而信得不死。其後登臺拜將。率師滅楚。終卒死於婦人之手。功名富貴。於信何有哉。漂母滕公輩。雖則救信。實不啻助劉氏也。近人賦淮陰釣臺。其末四句曰。智能破楚徒然耳。功得王齊安在哉。回首昔年鐘室下。英魂曾否夜歸來。蓋亦慨乎言之也。

### 失街亭

諸葛亮一生謹慎。不肯忘存僥倖之心。立朝行軍。無不如此。一日在祁山營中。聞司馬懿攻取新城。孟達被殺。料懿必進取街亭。扼其咽喉。思命將前往防堵。而街亭雖屬彈丸之地。關係重要。守將須智勇兼全。手腕機敏。方不失敗。因問帳下誰將引兵往者。參軍馬謖慨然請令。亮猶豫不決。蓋深知謖雖習韜略。不無拘泥。適或遭懿奸計。多干未便。思考其才而用之。故未輕許。謖知亮心有所靳。必係疑己不勝。任願以家口自保。亮不得已許之。瀕行戒其鄭重將事。勿墜

賊計。懿固善謀。郃亦名將。幸勿粗忽。並令王平爲副。囑其將紮營地勢。時時繪圖馳呈。俾得遙示機宜。免致失事。馬王旣行。又遣魏延高翔爲護。等後援。以爲防備之密如此。告誡之切。又如彼。縱有所失。亦足以禦萬一。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亮固自言之。而自知之。街亭之失。又復何怨哉。謖旣抵街亭。見山勢奇險。足以居高臨下。魏兵到來。可衝陣而破之。遂紮營山顛。王平諫曰。倘魏軍截斷汲水。則我軍必危。謖曰。孫子有言。置之死地而後生。縱然斷我汲水。我軍心存死志。奮勇爭先。何愁不破。平見不聽。分兵自紮山下。繪圖報亮。司馬懿本智沈勇斷。破諸葛則不足。若餘子何足以敵之。見謖屯營山頂。卽命張郃阻絕王平軍。自率大兵圍謖。蜀兵大亂。街亭遂失守。劉先主謂謖言過其實。良不誣也。

司馬逼宮

天下之快事。無有逾於此事者。初見之。無不怒髮冲冠。而恨司馬師。跋扈專橫。至於此。回顧昔年曹操逼獻帝事。正同一機軸。乃祖行之。而兒孫受之。如諺語。

所謂現世報者。適相吻合。司馬師愈專橫。愈足快心。曹芳等愈悲苦。愈不足憐。當日操炙手可熱。凶燄萬丈。殺皇子弑母后。安知其兒孫亦有此一日耶。謂非天理循環。報應不爽。而不可得也。按司馬昭以羌兵殺敗姜維。班師洛陽。與兄司馬師益復專制朝政。懾壓百僚。時魏主曹芳畏司馬氏如虎。一切行施。無權顧問。惟垂拱聽聞而已。一日師帶劍上朝。芳不勝戰慄。趨而迎之。反爲師誚責。羣臣啟奏。師徑自剖判。已而自去。芳擁坐皇位。無異針氈。顧此赫赫大臣。沾沾將軍。必有攘奪九五之一日。皇丈張緝。夏侯玄。李豐。密等。商討賊之法。芳脫下汗衫。破指出血。草成血詔。授張緝夾帶出宮。亦如當年獻帝與伏完故事。不知師已知悉。緝等至東華門。卽遇師佩劍而來。師盤詰搜得之。遂斬三人。夷其三族。復卽率兵直進後宮。見芳擲汗衫示之。芳膽戰心驚。跪師前哭求。師見張后在側。謂必與乃父合謀。揮兵士曳出。素練絞死之。芳哀乞師貸后一死。師不之聽。芳至此哀痛刺心。顧亦無如之何。君權雖無上。遇此不臣之倫。亦惟有聽其

設施。坐以待斃耳。

古城會

劉關張三人。因徐州破敗。互相失散。關公緣張遼之勸。暫居操處。無非欲安頓二嫂。免負玄德之託。故操雖優禮非常。牢籠百計。而公固未嘗一日有忘劉之心。亦不稍殺其興漢滅賊之志。千古忠義。可對天日。迨知備蹤跡。卽毅然挂印封金。匹馬提刀。斬關殺將。護二嫂出險。艱難辛苦。已不堪言。旣渡黃河。聞張飛佔據古城。命人馳報。詎張以關已投操。拒不肯納。責公不仁不義。背盟棄誓。直以長矛奉敬。公歷述在曹時之情形。並此次斬關出逃之苦衷。張卒不聽。正分辨不清時。見後蔡陽追來。因公黃河岸口。殺死秦琪。蔡陽乃秦琪之舅。故領兵追趕。欲爲其甥報仇。然公連日至此。實已疲憊。見追兵又到。乞張開城。暫資休息。張疑其勾通曹兵。故賺其城。仍堅拒之。公不得已。乞張擊鼓助威。出與蔡陽戰。斬蔡陽於馬下。於是公之心始得表白。而張亦疑團冰釋。開門迎之入城。兄

弟叔嫂會晤之下。不勝離索之感。或謂蔡陽之戰。出於附會。實係公手書感動之云。是劇一名斬蔡陽。又名關公訓弟。亦曰古城聚義。

## 六畫

### 宇宙瘋

姦淫如趙高。而有深明大義之女。世事之不可以常理論。有知是夫。蓋秦始皇既併吞六國。一統江山。傳至二世胡亥。荒淫暴虐。寵信趙高。朝政日廢。黔首怨望。一日高上朝回家。聞其寡女有與家人趙忠相通事。喚出質問。始知不確。適二世幸趙府。見女容姿絕世。必欲宣入宮門。二世去後。其女問高。知二世欲選爲后。女思胡亥昏憤無道。亡國可待。若妄貪富貴。必身受僇辱。因此堅執不從。高利令智昏。罔顧利害。再三促迫。時有婢裝作瘋癡狀。使女難之。女想非此不足以解其厄。遂妄言謔語。一似真有精神病者。高不得已。次日面奏二世。具言其女瘋癡狀。二世不信。以輦車接之上殿。女直立案前。不行君臣之禮。果似瘋

癡女又大聲言曰。先王東修岱海。西建阿房。南修烏陵。北築長城。本思傳至無窮。詎昏王耽酒戀色。不問朝政。長此以往。九鼎失守。指日可待。且天下人人得而共之。非一人所得霸占。有道者昌。無道者亡。而昏王沈迷不覺。正不知稅駕何所也。二世被女斥罵。憤憤不平。佯命武士斬首。以覘其真假。女瘋狂笑罵如故。於是放歸。不知被趙女所瞞也。故是劇又名金殿裝瘋。

伐子都

是劇卽出自左傳鄭伯伐許一節。惟與劇情頗不相類。而列國志演義則載鄭莊公與齊魯約期伐許。先在國中行大閱之禮。特製鑿弧大旗。建之鐵車。下令能舉大旗而顏色不變。步履矯健者。使充先鋒。穎考叔拔旗飛舞。展舒自如。勇健無比。見者歎服。莊公遂命考叔爲先鋒。詎有公孫闕卽子都者。自詡亦能飛舞。欲與考叔爭攘。考叔不願。輓車而行。子都拔戟追之。幾生變故。幸莊公勸之。始得和解。迨兵臨許城。考叔奮勇爭先。拔鑿弧先登。不圖子都見考叔上陣。忌



其功暗發一箭。考叔遂死。幸瑕叔盈挾旗繼之。士卒蠶湧而上。遂破許城。既而班師回國。莊公賞賚瑕叔盈。又念穎考叔之寃。而不得相害之人。使各營將士。殺鷄宰羊。召巫史而咒咀之。至次日。公孫子都詣莊公所。作考叔託體狀。陳述寃抑以手扼喉而死。惟劇本則係與惠南王交戰。未言及許。不知惠南王出於何典。夫穎考叔初以感悟鄭伯。史臣稱爲純孝。繼而爭功喪身。呂東萊非之。良有以也。

### 伐東吳

伐東吳又名大報仇。蓋聞關公既被呂蒙所殺。張飛志在復仇。因性暴躁。責打軍士。亦被其帳下所害。劉先主念二弟皆係東吳之故。致遭喪亡。必欲大張撻伐。以洩胸中之恨。遂於章武元年。親統大兵七十五萬。渡江代吳。旌旗拂拂。刁斗鑿鑿。長營千里。鴉雀高騫。其軍勢之盛。無與京匹。初入吳境。吳軍望風披靡。不敢爭鋒。先主以爲此番必能滅此朝食。不啻報復弟仇。且亦足酬平生討賊。

之志矣。一日關興張苞出陣。把吳將談雄生禽歸營。於是慶功賀賞。太張筵席。先主於席次。極稱二姪之能。不覺有蔑視老將無用之心。時黃忠年已八十二。聞先主獎譽之言。大爲不平。遂私自出營。與吳挑戰。欲禽獲潘璋。以詡其勇。雖老不衰。及先主聞報。知黃忠誤會其言。憤而出此。雖其忠勇可嘉。適有疎失。則不免喪却一員大將。乃命興苞前往援助。迨臨陣前。則黃忠已爲吳軍所困。急破圍救出。而忠已帶傷。蓋忠初入吳營。殺其裨將崔玉史紀。惟必欲得潘璋。以爲爭功之地。緊緊不捨。致爲馬忠暗箭所傷。待興苞來。始得護歸蜀營。然卒以年老不支。受創而亡。嗚呼惜哉。

舌戰羣儒

曹操旣得荊襄。軍勢猖獗。統兵八十三萬。水陸兼發。欲取吳地。孫權聞信。與朝士商議。則都主降者。以致心中躊躇不決。特遣魯肅往江夏探看劉備情形。孔明方與先主討論。聯吳拒曹之策。魯肅聞之。亦以爲然。遂邀亮同來。東吳見權。

權聞孔明到來。頗以爲喜。欲使亮先見東吳英俊。以誇其人材之盛。亮遂得與張昭、虞翻、陸績、嚴峻等相見。昭謂亮曰：聞劉豫州三顧茅廬。既聘先生。如魚得水。正應席捲宇內。志吞八荒。豈意荆襄反屬曹氏。亮曰：吾主以仁德爲本。信義爲先。若取漢中之地。易如反掌。奈因劉表誼關同族。不忍受取。詎劉琮將荆襄獻諸曹操。遂使猖獗於此。昭又曰：聞君素自比於管樂。但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樂毅下齊七十二城。稱天下奇才。今豫州既得先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反不若前之尙得占據城池。縱橫宇內也。亮曰：鴻鵠之志。燕雀何知。兵家勝敗。古之常理。昔高祖屢戰屢挫。卒因垓下之戰而收功。豈遂得以成敗論人耶。虞翻曰：今曹操帶甲百萬。奪取江夏。君將何以爲計。亮曰：曹操烏合之衆。本無足懼。豈若江東小兒。聞聲先恐。而使其主降曹耶。陸績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爲曹參之後。今豫州織席買屨之輩。兵單將弱。宛如以卵投石。何足以抗之。亮曰：高祖以泗上亭長。終得天下。織席買屨。何足恥哉。嚴峻曰：君言未免。

強詞奪理。不知所治何經。亮曰。引經據典。腐儒事耳。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水。安邦定國。名標青史。未聞治經。豈同下士。專守翰墨。不務實學哉。於是羣相詰難。亮辨答如流。衆人語塞。亦心欽其才。亮既見權。反語激之。絕其降心。權遂決意拒曹。

### 回荊州

吳國太於甘露寺看中劉備。遂以其女許之。洞房之夕。備見廊下刀槍鮮明。侍女糾糾。不覺大驚。要求撤去。始肯入內。孫笑曰。殺伐半生。猶懼兵器哉。遂揮之退。備心始安。周瑜知前策不就。復與孫權張昭等設計。爲備蓋造新府。亭臺花木。金玉文綺。備極奇巧。又廣置歌妓。飲酒作樂。使備日處此中。不思故鄉。則關張離心。諸葛携貳。而荊州可得。備可禽矣。詎備安居數月。果爲聲色所惑。英氣潛消。趙雲見其主不作歸國之想。開拆諸葛錦囊。卽僞作驚慌之態。突入備室。謂曹操帶兵五十萬。殺奔荊州。勢垂危急。請主公速卽回去。備始與孫商議。幸

孫頗明大義。會元日。乃稟明國太。僞往江邊祭祖。雇舟脫逃。先命趙雲俟之於途。屆時夫妻雙雙出走。迨孫權聞信。卽命徐盛丁奉追之。孫斥之退。周瑜亦命潘璋陳武追之。孫又斥退之。各將懾孫。竟不敢妄動。歸報孫權。權大怒。更命蔣欽馬忠周泰甘寧等追之。並與上方寶劍。命先斬其妹。次斬劉備。周瑜亦親率軍兵隨後接應。幸備等已爲孔明迎入舟中。雖水陸並進。而張趙等足以抵禦。孔明在舟使人高唱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之句。周瑜聞之。氣憤欲死。然亦無如何也。是劇一曰美人計。亦曰龍鳳呈祥。

### 血手印

是劇一名蒼蠅救命。亦曰法場祭夫。蓋王桂英者。乃王春華之女。春華曾官鼎閣。居心奸詐。初字其女於年家林佑安之子孝童爲室。旣而佑安退職解官。家遂中落。春華本勢利之徒。見林氏貧寒。意存賴婚。誑誘佑安到家。設筵待之。乘佑安酒醉。逼寫退婚書。但桂英深明大義。以爲嫁雞隨雞。嫁鳳隨鳳。盟約在先。

豈宜翻悔。大不直。父所爲。立志不從。一日與林孝童遇於花園。陳達已志願相追隨。縱嚴父威逼。決不轉移。惟望功名成就。不愁姻緣之不圓也。與孝童約。夜半使婢贈銀。以作膏火之資。孝童深感其情。是夕桂英遣婢提銀至園。不料爲人殺死。刦銀而遁。迨孝童來。夜路茫茫。爲婢屍絆倒。雙手污血。孝童驚駭返奔。至家叩門。而門上致留鮮紅手跡。春華遂告孝童於官。令王元直審訊之下。卒以血印故。判孝童謀財姦殺罪。孝童百口莫辨。遂誣服。既而尅期行刑。佑安痛其子無辜遭冤。懷刀直入春華門。欲令桂英往法場祭奠。聊以洩恨。春華執不可。佑安強迫之。幾欲動武。春華不得已。商諸女。桂英自孝童遭冤後。淚眼不乾。翠蛾深蹙。無時不在苦海中也。聞孝童命在頃刻。猶不勝悲痛。法場祭奠。正可藉以一洩其哀。遂與佑安同赴法場。悽愴之情。令人酸鼻。既而監斬者下令施刑。獨孝童項頸滿附蒼蠅。嗡嗡呼呼。似爲孝童鳴冤者。官疑之。停刑帶衛。重加研詢。孝童之冤始白。

## 尖嘴姑娘

家庭之事。至難言也。以放翁之高曠。唐氏之幽嫻。有離析之哀。大歸之痛。又何況夫下焉者。惟古時出婦。本屬尋常。孔雀東南飛一篇。可以見之。近世昌明。律有離婚之條。願行者不多。而鄉氓細民。偶有聞見。羣目爲怪。以致逆媳虐姑。悍婦毆夫。一任其叫囂喧鬧。吞聲忍氣而受之。則何處求千百尖嘴姑娘。譖之其母。又何處求千百尖嘴姑娘之母。而聽命出之乎。有穆幼林者。家僅一母一妹。妹性狡黠。其母又溺愛女。惟女言是聽。旣而幼林娶一妻。夫妻甚洽。偶因微故。逆其小姑。被女譖於母。捏語蜚言。編誣成罪。母竟出其媳。其妻不勝怨忿。伸訴無從。格於姑命。羞慚歸甯。幼林雖欲辨妻之寃。並無護妻之力。亦惟呼聲負負。一任其母妹之割制耳。繼而又娶一妻。賢德無異於前。亦以不善事小姑。爲其母所出。更娶一妻。亦如之。幼林至此。雖不悼亡。未免傷神。無復續娶之思。旣而其母爲娶一妻。未數日。又爲其妹所譖而出。於是里巷傳聞。隣家談述。無不知

彼妹之刁譎。彼婦之難爲矣。迨更娶一婦。婦知之有素。乃聯絡已出四婦。扞格小姑。使女計不得逞。第五婦始得琴瑟永調。鸞鳳長隨。不受其摧折。後女子歸唐氏。唐氏薄其人。女憂憤自盡死。而諸婦聞之。不覺額手稱慶焉。

同室操戈

嫡庶之爭。爲害最烈。或謂春秋之亂。大都以嫡庶啟釁。其言良然。時至於今。巨姓大族。尙有宗子衆子之別。其傳亦遠哉。趙勳爵富有資財。前妻生一子曰甲。後妻亦生一子曰乙。甲乙固同父異母兄弟也。惟人情往往愛少子。自古已然。而勳爵亦喜愛乙。甲旣爲失怙之子。又不得其父之歡。心生怨望。嫉其弟之得寵於父母也。心設一計。以誣其弟。告之父。勳爵信之。申斥乙甚厲。乙以甲構陷不服。與父爭論。勳爵見乙不受訓責。大怒。卽斥乙於外。不許涉門一步。甲以計得售。大喜。量其父必以往日之寵愛乙者。寵愛已。從此磐石永固。更復何慮。詎甲之陰秘。爲乙妻所窺破。與甲大起衝突。訴之於官。甲本虛忘。一輸而服。依律



治罪。拘於獄中。甲自由既失。不勝跼促。一日乘間將獄卒殺死。破關欲逸。而官已聞信。派兵兜緝。甲不得脫。遂自刎。初乙既被勳爵所斥逐。出門惘惘。悵無所之。蹀躞道途。幾欲自盡。幸女伶林劍芬見而憐之。知非窮途落泊者。挈之家。出資使乙入某學校肄業。乙感劍芬情。莫堪言喻。而孜孜矻矻。不敢自棄。至此聞甲破獄自刎事。始歸家。勳爵久諳其寃。相見之下。慰藉有加。而以重金酬劍芬。天下事以和爲貴。何況兄弟之親哉。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有味乎斯言。願我同胞共勉之。

### 同命鴛鴦

士人石浮萍。胸襟伉爽。風姿俊秀。一日出外散步。見一女雅潔和靜。落落大方。就與語。議論宏暢。談吐雋拔。大傾之。女亦雅慕石。不覺相見恨晚。自此時相過從。蓋女名莊淑宜。固非小家子。男女之間。不作羞澀掩笑態。久之兩人因敬生愛。因愛生情。芳情脈脈。含而不訴耳。詎女爲人所讒。其父母恨女不循禮道。私

與男人往還。行爲不端。污我門楣。必欲女死。女淚落如珠。欲待分辯。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亦惟有自拚一死而已。不料石浮萍亦爲人所讒。其父母之對待石者。如女受父母之對待。如出一轍。因是石亦悲憤欲死。冀得一白。二人既無貪生之思。遂各圖盡。旋爲人所救。均得不死。而兩家父母見其子女性烈如此。被人譖愬。污讒可知。亦皆省悟。挽請冰上人。卒使兩人結爲夫婦。故曰同命鴛鴦也。

行路哭靈

孟津縣人張義。其兄張仁。授官祥符縣。發書寄家。招其母康氏並張義。不意張仁妻父王松。隱書不寄。致使康氏母子在家。歷盡艱苦。幸張義生性孝順。康氏賴以存活。既而康氏命張義往祥符探訪其兄。張義到縣。果與張仁相會。同胞兄弟。千里團聚。不勝愉快。仁卽留義在署。一日張仁出署。其妻王氏將酒灌醉張義。以鋼釘釘死之。張義不幸爲惡婦所殺。冤情不白。陰魂不散。至家托夢。而

康氏自張義去後。日久杳無音信。忽夢見義七孔流血。哭訴牀前。因此驚疑不定。有時以爲積思成幻。故生惡象。然日夕倚閭。終無消息。欲訪次子下落。遂不憚跋涉山川。夜宿古廟。日哀村家。求乞至祥符。既見張仁。問及其弟。果然身亡。康氏聞言。既乎暈死。悲痛忿恨。莫可言狀。遂往柩所哭泣。而宿其柩畔。意張義之死。或有所寃。願義示以朕兆。是夕張義果託夢康氏。訴述被惡嫂王氏謀死。備受慘苦情形。乞其母爲之伸寃。可焚牒城隍。控告包公。當能昭雪也。康氏既得張義訴狀。次日僞稱還願。卽至城隍廟呈訴焉。是劇卽釣金龜之後本。老旦之重頭戲也。

## 七畫

### 李陵碑

李陵碑一名兩狼山。亦曰蘇武廟。宋楊令公出征遼邦。兵盛將雄。赫奕一時。固已先聲奪人矣。詎元帥潘洪。素與楊氏不睦。屢思傾滅楊氏父子。遂故與楊氏

爲難。當勝矣。鳴金收軍。當敗矣。不遣救援。沒功襲罪。尤其餘事。以致遼勢大盛。楊氏日蹙。未始非潘洪之故也。當令公爲遼兵圍困兩狼山時。軍無見糧。士有餓色。令公撫之慰之如家人。然疲憊殘弱。不堪爭逐。惟有嚴守待救。爰遣七郎往元帥潘洪求援。不料洪不發一兵。不遣一將。反將七郎亂箭射死。先是七郎曾毆打洪子。洪利此機遇。遂復私仇。姦賊心目。只知一己之怨。當報。不知國家之仇亦當報也。嗚呼。其肉足食哉。七郎既被害。陰魂不散。飄飄蕩蕩。歸至宋營。令公夢見七郎頭帶雕翎。身流鮮血。覺後深爲驚疑。而六郎之夢亦同。心知必非佳兆。遣六郎突圍而出。往探下落。而令公獨自提刀。殺至蘇武廟。力竭聲嘶。倦甚不堪。見李陵碑痛罵。陵背漢忘義。叛臣逆子。身降胡奴。覘然人世。迴視己則赤忱忠膽。反爲仇人所扼。進退維谷。敗兵之將。亦羞見江東父老。遂撞死李陵碑。噫。烈矣。

相傳李廣與弟李剛奉旨出征。與敵人交戰。虹霓關後。威望勳名。隆重無比。班師回朝。卽封王爵。並命光祿寺大張筵席。慶功受賞。命在朝百官陪宴。是時兄弟榮寵。一時無雙。有馬蘭者。乃西宮馬妃之兄。倚仗外戚之勢。欺壓羣僚。朝士權勢不敵。惟有側目而已。廣素聞其奸惡可恨。適見其在座。僞作不知。問爲何人。蘭曰。某乃當今國舅。誰人不識。那個不知。敢勞下問。廣曰。原來係一裙帶官耳。蘭素叱咤朝廷。被廣羞辱。不勝氣忿。卽以言語撞廣。廣藉此毆打馬蘭。馬蘭身遭大辱。豈肯甘休。乃訴於其妹馬妃。妃忘捏蜚語。謂廣意存反志。若不早圖。必貽憂戚。撲除此僚。方絕後患。君上不察。驟宣李廣。不問根由。傳旨梟首。廣既受顯戮。其弟李剛得信。大罵無道昏君。忘殺功臣。卽傳命點齊將校。圍住宮闈。必欲爲兄復讐。而君后被困。不勝戰慄焉。此事不知出於何代。無從稽攷。大都齊東野人之語耳。惟劇名亦曰斬李廣。一名慶陽圖。又名戰虹霓。

### 別宮

孫夫人既與劉備偕歸荊州。忽忽三年。又因國事。爲吳臣誑回。以此留住家邦。長江滔滔。白浪商商。引領西望。其恨無窮。迨劉先主興兵伐吳。連營七百。爲陸遜所破。倉猝遁亡。至白帝城。駕崩。夫人聞信。悲啼欲絕。回念往日夫妻之情。擬往江邊祭奠。又恨乃兄居心很毒。初則以妹賺人。繼則以母誑妹。鸞鳳之交。永拆。女牛之會。何時。且如失舵之舟。無花之木。在世作未亡人。正不若追隨先主於泉下之爲得也。因此心懷死志。江邊祭奠。聊爲託詞而已。遂披麻帶孝。往見國太。而國太以劉先主雖有夫婦之誼。分別已久。又有敵愾之仇。不許前往。夫人強之。且謂男大當娶。女大當婚。女一世婚姻。草草而就。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既已託身先主。亦惟先主是從。今不幸至此。恕女不孝。只得違命而已。國太見夫人志意堅決。遂許之。於是夫人深深拜別。含笑出宮。蓋自此慈幃永背。萱室長違。不覺肝腸寸斷。哀極反喜。而禴衽一拜中。尤有無限淒涼。不勝依戀之意焉。

## 別妻

花大漢行伍中人也。娶妻王氏。頗有姿色。所得口糧。尙足贍養家小。故夫妻二人亦稱和睦。不意主帥奉命出師。傳令拔營。限次日一律起行。花大漢亦在從征之列。軍令嚴如虎。誰敢後一步。花大漢雖不忍拋家別妻。然亦無可如何。只得拚擋行李。約束兵器。隨營而往。王氏知其夫有遠征之行。沽酒市肴。爲其夫餞別。兩人對酌燈下。情話疊疊。芳心脈脈。繾綣依戀。不忍離別。忽忽之間。晨鷄高唱。而旭日漸升矣。花大漢至此。縱然難捨。亦惟硬割耳。但顧王氏年輕貌美。單身隻女。難免爲人所勾誘。臨行之時。再三叮嚀。勿惹人笑。王氏唯唯諾之。而初聞此言。頗懟其夫之唐突。已而竟琵琶別抱。鍾情他人矣。是劇一名出兵送行。亦曰花大漢。

## 別母亂箭

明季周遇吉鎮守岱州。爲李闖所破。其老母妻子。僑居寧武關。遂退守寧武。然

此關前無救援。後無接應。逆料必爲賊兵所得。顧己以身許國。當不惜馬革裹屍。回念白髮青鬢。孱兒弱子。何以自度。思念至此。自恨習兵練武。不若漁夫樵子。雖逢亂世。猶得扶老携幼。遯避於深山箐竹中也。輾轉忖念。倍覺徬徨。既到家。卽命治筵。團聚一室。樂融融。惟遇吉心中有事。面帶愁容。其母再三切問。又囁嚅不吐。惟斟酒奉觴。爲母壽耳。既而其母審悉其情。遇吉始實告之。其母曰。昔王陵之母。成子之名。兒能爲國捐軀。不負義方。吾復何言。吾桑榆景晚。夕陽西墜。更何貪畏。聞東晉蘇峻犯闕。大夫卞壺戰死。妻孥亦飲劍而亡。家有老母。年踰九十。拍案大笑曰。父死忠。子死孝。妻死節。母死義。吾含笑泉下矣。一門殉節。至今不朽。吾家不幸而遇此。又何幸而遇此。甯使卞氏專美耶。於是闔門自盡。遇吉至。是心反空洞。毫無沾惹。亦僅一死事耳。時閩兵攻城已久。遂出交戰。奮勇衝突。卒衆寡不敵。傷於亂箭。惟按鐵冠圖小說。遇吉本守寧武關。爲監軍。杜勛所誘。遂致失守。乃奔岱州。見母。其母知寧武已陷。岱州無能爲矣。遂一



門自焚。以絕遇吉之心。此與劇本不同者。戲名一曰寧武關。又曰一門忠烈。

### 汾河灣

柳玉環薛仁貴之妻。柳員外之女。自仁貴投軍遠征。苦守寒窰。幸生子丁山。哺養長成。射雁捕魚。母子得以生活。光陰迅速。向日芙蓉之面。今縷縷生縐紋矣。仁貴既身列戎行。初當火頭軍。繼漸洊升。迨從征高麗後。爵封平遼王。功名烜燿。富貴已極。因動衣錦歸鄉之念。遂匹馬歸來。抵汾河灣地方。遇一童子射雁。技過穿楊。心忌其能。出其不意。拔箭殪之。既死。忽一虎張牙舞爪直撲而來。將屍含去。仁貴見已肇禍。加鞭贖行。至家遇見其妻。欲探其節操。僞爲仁貴之友。帶書蒞此。宛如五家坡平貴故事。以戲言挑之。柳氏見情狀狎暱。不循禮道。戟指斥之。仁貴知柳氏非可以金錢易其心。貧賤移其志者。始告以真情。柳氏譖知果確。則挽之入室。聞已身爲命婦。誥封一品。尤喜不自勝。已而貴見有男鞋一雙。以爲奸夫之服。不覺大怒。柳氏又給以與彼有同食同眠之親。仁貴更怒。

不可遏。欲殺其妻。及柳氏告知爲兒子丁山者。始已回念。當投營時。柳氏懷妊未生。屈指計之。固應昂然成人矣。因問現在何處。柳氏謂往汾河灣打雁去矣。仁貴頗爲驚愕。繼詰以服飾。知射死者卽其子也。不禁悔痛萬狀。柳氏啜水吞糠。廿年苦守。才見丈夫。又喪兒子。尤無任悲傷。自嘆命苦而已。其後仁貴征西。乃得相見。蓋爲黃禪老師所救。而虎正老師之遣使也。

沙陀國

是劇一名雅觀樓。亦曰解寶收威。當唐僖宗時。黃巢造反。兵勢猖狂。破長安。下陝西。君臣播遷。百姓流離。文官束手。武將遁逃。其爲害之烈。正不下於明之張獻忠與李闖也。時有李友金者。鑒於國勢危急。李氏天下。岌岌將失。舉目統軍各將。無有足降服黃巢者。或得李克用出師征討。始可迴坤轉乾。逆賊有授首之日。社稷無禾黍之嘆。然李克用曾得罪朝廷。非明詔頒赦不可。乃與監軍陳景思言。奏明皇上。赦其無罪。召以爲帥。使其率兵剿巢。僖宗准如所請。陳景思

卽帶珍重珠寶赴沙陀國乞師。李克用聞陳景思到來，迎之入帳，暢敘舊情，不勝歡快。設筵款之，雅觀樓備極優渥。席間說唐王遭蒙塵之難，人民有破家之苦，乞克用發兵救援。克用怒唐王昔日之冤，不肯興師。陳景思苦說無效，焦灼不堪。旋知克用懼內，乃結好太保，運動其妻曹劉二夫人。二夫人始進帳勸克用出師。克用以曾立誓願，永不爲唐王出力，亦勿聽。二夫人遂擅自發兵，勤王平難。而克用無可奈何，惟自呼怕老婆不止，某一人以解嘲耳。惟唐書李克用以中和元年三月應李友金之召，率韃靼諸部赴救。二年十一月又應王鐸之召，復率兵四萬赴河中。至三年五月遂破黃巢，復長安焉。

### 孝感天

鄭莊公寤生，幼便見惡於其母武姜。其弟共叔段爲武姜所溺愛，封於京城。故曰京城太叔。段心不自足，秣馬厲兵，日益驕橫，請制畧地，與莊公幾同敵國。而莊公知段跋扈，多行不義，必自斃，故予之機而縱之。旋卽率兵迫段，段出走。又

恨其母武姜。遷於城穎。立誓不及黃泉。不復相見。其後爲穎考叔所感悟。遂掘地開隧。母子重復和好。此卽鄭伯克段之大較。而孝感天一劇。卽演是事。惟曲本頗不相同。戲謂武姜旣被幽居城穎。愛念少子。其心倍切。然身不自由。亦惟啼哭而已。段夫婦死後。知武姜哀憐不忘。乃陰魂來至武姜處。述己被害身死。咎由自取。半係己之驕惡過分。半亦其兄有以使之。然亦更復何怨。老母不必過悲。幸恕兒不孝之罪云云。反覆愷勸。聊爲慰藉。顧其母雖得此一片鬼話。其哀固不稍殺也。此事本屬無稽。不過戲情如此。幸勿謂爲癡人說夢耳。

孝婦羹

陳炳順父名志善。已卒。後母張氏在堂。弟炳義。卽張氏所生。兄弟均已授室。炳順業儒。性孝友。妻亦克盡婦道。遂終不得張氏歡。炳義夫婦。縱有忤意。遷就掩飾。惟恐不及於炳順夫婦。索瘢尋疵。日無已時。一日張氏誕期。堂開壽筵。炳順婦執巾奉侍。張氏故伺其隙。呵斥謾罵。勒命炳順休棄之。炳順苦求乞免。張氏

不可。然諺謂無故不休妻。休妻惹是非。炳順思其妻未犯七出之條。況身懷六甲。決難照辦。不獲已。乃將其妻寄於其姑沈氏家。會值大比之年。欲往京師應考。問其母索取旅費。張氏不名一錢。炳順無奈。又向姑家告貸。始得成行。自炳順去後。張氏以長媳已出。長子遠行。追隨膝下者。爲己親生一塊肉。對此佳兒佳婦。足以歡娛老景矣。不圖其次媳愈寵愈嬌。稍有遣使。嬾而不爲。略加責讓。反唇相稽。昔日對於其長媳。無所不用其極。今對於次媳。竟不敢逆其鋒。久之積鬱成病。索食肉羹。次媳置之不理。適其姑來視病。告以所思。姑謂我有義女。善調羹湯。當命其治之。歸家卽與炳順妻言之。炳順妻不勝悲慮。聞古人有割股療親之事。不覺怦然心動。效仿古人。作羹以進。適衣被血污。爲姑母所窺。破大爲贊許。而張氏食湯後。病驟霍然。亦贊其女之賢。姑母遂實告之。張氏聞其長媳如此孝順。深爲慚悔。適炳順成名授官。回籍省親。卽命輿接其妻。相見之下。不勝歡悅。而炳順妻已產一子。張氏得弄孫之樂。尤極喜色欣欣也。

孝義節

孫夫人尙香。別宮後。卽來江邊遙祭。夫喪國破。痛徹心腸。願拚一死。躍入江中。而濁浪無情。怒濤有意。一剎那間。已將玉骨冰肌。義心俠腸。盡行捲去矣。夫人旣死。陰魂飄泊。上帝憐其貞烈。勅封梟姬娘娘。然雖已受封。苦無廟堂。乃欲託夢其母。請爲立廟。俾有憑藉。遂赴宮見母。而吳國太聞夫人投江盡節。不勝哀悼。然嬌女已死。容貌長違。回念依依膝下。笑語承歡。已不可復得矣。一朦朧睡去。見夫人站立床前。自言入水之後。尸骸逆流而上。浮泊蕪湖關傍。且已得上帝嘉許。封授爲神。惟堂基不立。享食無方。敢以此煩母。母亦不必悲痛也。吳國太覺後。知其女節義感天。封神受享。心乃大慰。卽命鳩工建廟。故至今有所謂梟磯廟焉。或謂梟磯卽孝姬二字之僞。究不知孰是也。

沈剝皮

沈剝皮一無賴耳。居心險詐。工利己術。人故號之曰剝皮。顧其號可以知矣。古

人有言。人盡愛財。取之有道。沈剝皮。心知黃金之可貴。不明取之之有道。乃以攫掠傾吞之手段。謀貲數萬。居然富家翁矣。家有二子。長曰仲思。幼曰老七。習氣浮蕩。不務正業。揮金如土。如剝皮。適成一反比例。每思謀刳其父貲。苦不得間。會剝皮聞滬上所設錢莊之司事不謹。乃遣仲思往滬調查之。仲思得此差使。宛如枯魚縱壑。既到申。錢莊夥以其小開也。奉之趨之。徵歌選色。日無虛夕。而仲思盡情揮霍。充作闊老。久之。所費已不資。剝皮屢書促之歸。仲思自度無以見父老。與友商。僞報客死。剝皮聞知。被耗多金。心痛之至。反恨其死之晚焉。其妻來申運柩。始知係僞死。不料爲老七所識破。跡得其兄。出其父索詐之故。技要求仲思。每年給萬金。不使其父知。已而剝皮死。老七盡掠得遺產。仲思不甘力爭之。控於官。益賄通外國教士。謂官司羸。願以若干爲酬金。教士利其金。恃勢翼之。官懾洋威。遂判與仲思。仲思獲此鉅貲。心更豪侈。日與其友徘徊於枇杷門下。妓固知其新訟勝。獲有多金者。大用其迷湯砍斧之手段。復與其友

及其僕共相設計。盡括其財。至是仲思囊無分文。回念向日諸人之情。形無非涎其金。憤怒之餘。遂自盡死。

杜十娘

李遷仙浙東人。赴京應試不第。滯跡輦下。寄居其友劉玉春家。時京師名妓杜十娘。身價自高。不輕酬酢。一日劉偕李赴院散悶。十娘見李。不覺傾心。遂卽夕留髡。自是不復接他客。而李亦戀戀不捨。世有常諺。妓女愛俏。鴉兒愛鈔。十娘之鴉。豈有異於他哉。見二人親暱狀。恨李無多金。頗惡之。謂李能出五百金。願聽十娘去。期限三日。蓋覘李窮乏。未必能措置也。李四處張羅。果無以應。欲圖自盡。適爲十娘婢所見。挽之。院李不勝慚惡。十娘亦恨之。轉思此機一失。出身無日。乃出私畜三百金與李。不足者。使李往劉處籌之。李持金詣劉。告以故。劉始爲足之。顧期已屆。懷金赴院。卽以與鴉。鴉見金欲食言。而十娘堅執不允。鴉不得已。祇許單身出院。釵環鈿珥。悉數卸除。十娘如其言。出院後。來劉處謝其



玉成之德。卽與李買權南歸。舟行至鎮江下。旋會雨雪。李嫌寂寞。再三挽十娘度曲。不得已從之。詎隔舟有孫富者。好漁色。聞歌聲。知非良家眷屬。次日僞爲同學。謁李。邀其過舟。殷勤禮之。詢知李娶妓以歸。謂何以對父母。不如暫寄友家。緩圖接取。茲姑假千金返家。聊博堂上之歡。李深以爲然。不知孫涎十娘色。故設計以賺之也。李不察。卽以十娘託孫。向孫貸千金歸語十娘。十娘聞其言。明其意。不覺氣憤填胸。不怨生之薄倖。惟恨己之命薄。乃從船底出二箱。篋內多珍貴珠寶。一一取出。對生擲之江。物已繼之以身。白浪無情。倏已捲入渦漩。而李至此。乃大懊喪。然已無及矣。初十娘以搗母五百金許其出院。知必有所難。故集私珍寄之姊妹家。迨南下。乃提之至舟。至是竟以殉身。蓋此卽今古奇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事也。

### 串珠記

是劇又名蔡鳴鳳。亦曰清朝八齣。其事謂山西太谷縣人蔡鳴鳳。以珠花爲業。

往奉天經商。作客三年。贏金五百兩。遂集行李。拚擋歸家。竊賊魏打算。欲偷其金。追隨至上谷。以蔡防守嚴密。卒難下手。蔡有妻名祝玉蘭。爲同邑祝有德之女。是次歸來。行經岳家。入門問候。相見之下。不勝欣慰。然歸心如箭。晚餐後。乘月遄返。至家叩門。有頃始開。蓋其妻苦嫌岑寂。已與比隣屠戶宋標私通。是夕中秋。適在開筵歡會。不圖蔡之歸也。卽將宋藏匿倉忙之間。未將杯箸收拾。蔡疑而詰之。幸玉蘭妙舌翻蓮。巧詞掩去。蔡亦疲倦不堪。不欲深究。卽上床而睡。人生難得月當頭。一場好事。被蔡冲散。玉蘭固已不勝恨恨也。轉思一不做二不休。事已至此。必有破露之一日。不如謀死故夫。免生多事。丈夫一也。何分彼此。打算既定。卽遣宋標行凶。宋却之。玉蘭遂揜衣切齒。以厨刀將蔡斬死。埋屍床下。次日其父有德來訪其壻。不見蹤跡。頗生猜疑。玉蘭謔蔡之歸來。惟其父知之。欲求事之完密。不露。惟有傾父以滅口。遂以其父刦奪夫財。尸身無歸。訴之官。官提訊數次。鮮有頭緒。暫收有德於監。監中適遇魏打算。覩述玉蘭與宋

通姦謀斃親夫事甚悉。願作證人。爲有德伸冤。會有德妻送飯進監。告以故。遂擊鼓鳴冤。於是官立提宋標。玉蘭到案。當堂質證。果然不謬。官拍案大怒。卽處玉蘭殺夫陷父之罪。而斬宋標。蔡旣死無後。卽以貲財與魏。打算而有德感魏昭雪之功。收魏爲義子焉。先是魏打算一心欲竊蔡銀。溷入其家。旣而暗窺玉蘭與宋情事。及目擊殺夫凶情。不覺毛戴。偷心頓消。夜靜掩出。爲巡查所執。故與有德獄中相遇也。

### 完璧歸趙

戰國時一弱肉強食之世。秦獨得地利之勝。一師出關。諸侯襁衽而朝秦。諸侯師雲集西向。秦函關以拒之。故秦有所欲于諸侯。諸侯不敢却。而秦趙尤唇齒相連。以強弱論。亦趙不如秦。始皇聞趙有和氏璧。遣使告趙王。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廷臣議。與之。恐爲秦所欺。不與。又恐得罪於大國。輾轉籌思。計難兩全。時藺相如言於王。願奉璧使秦。覘秦意之如何。定璧之往返。趙王壯之。相如

乃奉璧之秦。秦王見璧。固璠璣不敵也。傳示諸王貴人。相如窺秦王無意償城。有心吞璧。進謂秦王曰。璧有微瑕。請臣指示。王相如得璧。勃然謂秦王曰。此璧希世之珍。本不能以十五城相易。惟仰大國之威。重君王之信。故遣臣奉璧。今王得璧而不與城。臣無以復命。願與璧俱碎於庭。卽奉璧睨柱。作欲擊狀。秦王大驚。卽謝過。相如謂必欲得璧者。須王齋戒。擇日。庭設九賓。臣方奉璧請易。秦王依其言。相如歸館。卽命舍人間關懷璧歸趙。他日。秦王召相如。相如赤手上秦庭。秦王問璧。相如曰。臣萬死。臣慮爲君王欺。已以璧返趙矣。秦王瞠目大駭。不以竟見誑於豎子。然壯其膽識。仍厚遣之去。不爲罪。相如抵趙。王以不辱命。官爲上卿。

走麥城

曹操與劉備會陣五界山。爲備殺敗。遂棄漢中。退回許昌。而備旣得荆襄兩川之地。應諸將請。進位漢中王。封關公爲五虎大將首領。命攻襄陽。一面修表上

獻帝。操知備自立爲王。怒欲攻蜀。從謀士計。飭寵下書孫權。約共進攻荊州。操則進兵漢中。兩方夾擊之。權得信。躊躇未決。從諸葛瑾計。往關公求婚。從則連蜀而伐魏。不從連魏而伐蜀。詎關公以虎女不配犬子斥之。權卽告滿寵歸復操。而命呂蒙挂帥攻蜀。關公旣受命攻襄陽。命糜芳傅士仁爲先鋒。詎二人因酒失火。關公怒之。奪其職。遣守公安南郡。王甫諫二人不堪依託。以趙累督之。公不聽。復命廖化爲先行。關平副之。率兵伐襄陽。一鼓而下。進圍曹仁於樊城。先是關公夜夢豬鬣其足。以連日受官進爵。或係升騰之兆。而沿江已命王甫高建烽煙。足以防吳。出兵擊曹。又破城斬將。遂不爲意。不知無朕不凶。非人所能測也。已而關公出戰。爲曹兵箭傷左臂。幸得華陀療之。始痊。而呂蒙聞江防嚴密。頓兵不進。托病以陸遜代其事。關公輕遜書生掌印。懈其防。不圖適墜奸計。蓋陸旣代帥。呂蒙率兵扮作商人。殺守烽者。襲取荊州。糜芳傅士仁以公安南郡降。關平守襄陽。亦爲曹兵所破。曹將徐公明與關公戰於沔水。公解樊城。

圍。率師退荊州。不得。敗走麥城。至是軍士離心。無有戰志。且魏兵攻城甚急。廖化突圍往上。鄺求救。孟達不應。諸葛瑾來勸降。關公拒之。然內無軍糧。外無援兵。遂與關平周倉出麥城北門。欲奔臨沮。至中途。遂爲吳所害。故曰麥城昇天。亦名荊州失計。

佛門點元

潼關總兵李定邦。爲西羌所殺。敗挈妻馬氏。赴四川。往依內弟。至中途。馬氏產生一女。左手有六指。然奔避慌忙。委之竟去。成都報恩寺僧普明。自峩嵎歸寺。聞道旁呱呱聲。不忍其死。懷之至廟。一日出寺。往購糕餌。見一小童。暈厥於地。喚醒問之。名連殿元。知與母入城投親。途次遇虎。被啣至此。亦孤苦人也。普明慈悲爲本。方便爲懷。亦收之入寺。延師教讀。初普明名女曰蘭英。認爲女。至是又以殿元爲義子。蘭英與殿元固兄妹矣。然內外間隔。從不謀面。一日。殿元往後園閒走。與蘭英相值。詰明緣由。兩相屬意。訂爲婚姻。以扇墜金釵。互爲聘質。

普明固不知也。光陰迅速。殿元年十八矣。棘圍一戰。驟登賢書。辭普明往京應試。途經華陽。住宿客店。不圖爲盜班却所劫。必欲死之。得盜叔班能救。乃免。然盤纏盡失。難以入京。幸於土地廟得金百兩。始又上途。而班却窮索殿元。追趕數十里。不得。聞周員外女美而豔。欲圖姦竊。掩入其家。爲女所見。拔刀殺之。故留僧帽以逃。周控之縣。適巡按文嘉祥蒞臨。得此詳報。以爲必係僧人所作。乃便衣私探。來報恩寺訪察。瞥見蘭英晒衣臺上。又疑普明。阻入後院。度周案凶犯。必是此人。回衙卽提普明蘭英。審訊之下。咬定父女。並無他事。文頗以爲奇。遂各收入監。是時李定邦已授官四川。馬夫人應文夫人之召。赴巡按署宴會。席間談及此事。以和尚養女。殊堪詫怪。馬夫人一時好奇。欲見該女。文夫人傳喚蘭英叩見。不料馬夫人見其左手六指。頓觸前事。盤詰生平。知卽十六年前之棄女也。時馬夫人之女僕連姬。聞女已與連殿元配親。且喜且悲。謂殿元卽其兒子。備述遇虎失散。及已歷史。至是蘭英旣認母。又認姑。羣嘆巧遇。會殿元

已大魁天下。緝班却來見文嘉祥。文立釋普明於獄。骨肉團聚。和南膜拜。齊頌普明上人之德不已焉。

宏碧緣

是劇最初係小達子所編排。材料取諸綠牡丹小說。緣轍轉牽涉。駱宏勳與花碧蓮親事故名。全劇數萬言不能盡。茲請述其梗概。蓋唐天后時。有駱宏勳者。慷慨仗義。父官游擊。病亡任所。宏勳與母何氏。意欲移柩返里。定興縣人任正銓。與宏勳父爲師生。遂邀母子住其家。正銓家富貲財。妻賀氏。爲賀世賴之妹。時山東大盜花振芳。妻巴氏。有女碧蓮。思爲女擇婿。故挈眷賣技。浪跡江湖。一日在桃花塢獻藝。大爲正銓宏勳所賞識。振芳亦重宏勳之爲人。以碧蓮許字爲室。而宏勳以有聘妻桂氏不允。賀世賴一刁詐小人也。依吏部尙書之子王倫。倫仗勢欺人。好游喜色。見碧蓮。涎其色。傳振芳父女進府弄技。酒醉戲碧蓮。遂爲所打。得正銓宏勳排解乃了。倫又窺賀氏美。僞與正銓宏勳結爲兄弟。由



世賴牽合。與賀氏通。不圖爲駱僕余千所見。千以告主。世賴知事將破。使賀氏假意戲宏勳。宏勳不從。反以宏勳調嫂。愬正銓。正銓怒宏勳。宏勳不得白。乃與母僕扶櫬回揚。途逢振芳。談及此事。振芳代抱不平。來定興破姦。詎爲賀婢所知。遂不成。盜王倫財物以去。倫與世賴賀氏密計。栽賊任家。誣告正銓。正銓無以自明。監收囹圄。而賀氏則倫保之出。作久長鸚鵡焉。旋振芳聞正銓被冤入獄。單身刦之出。至是正銓切齒必殺姦夫淫婦。以洩恨。振芳又自効。重入王宅。斬一對姦男女而歸。不圖係倫妾陳氏與書僮王福幽會而誤殺之也。倫知刦財殺人。皆振芳輩所爲。懼不敢居家。寓書求父。出任嘉興府。而振芳欲訪宏勳。因挈眷追蹤維揚。遇欒守禮子一萬。放猴平山堂。令能捉者則予賞。碧蓮捉猴。墜樓入宏勳懷中。遂得與振芳等相遇。一夕。宏勳家來一行刺客。執而詢之。名濮天鵬。係一萬所指使。初捉猴時。振芳余千向一萬領賞。爭而毆之。故出此策。以圖復仇。然天鵬本龍潭巨盜鮑士安之壻。士安有女名金花。許字天鵬。士安

欲與成就。索天鵬二百金。天鵬圖得一萬金。故受命作此也。至是宏勳畀之金。釋之。駱母知宏勳在揚。已有冤家。難免發生不測。遣宏勳往杭州投親。士安既知天鵬金所自來。服宏勳義。至半途邀宏勳之寨。金花聞宏勳武藝精強。與宏勳比賽。詎弄假成真。金花逐宏勳。宏勳遁匿肖安廟中。余千與士安覓得之。復返。適與正銓振芳值。同至鮑寨。振芳挽士安與宏勳三次提親。宏勳仍不允。振芳怒。士安爲設策。使焚毀駱府。接其母至山東。更至杭州誑取宏勳。未婚妻桂如英。則婚事可就。振芳依計。而姑媳遂同住花家寨。一萬鑿仇隙不報。復延朱彪。在平山堂打播。藉以復怨。宏勳表兄徐松朋與較。爲彪所傷。而宏勳余千天鵬等欲劫殺王倫不成。留居嘉興普提庵。一日聞隔牆呼救聲。宏勳援之。係無賴梅滔。強姦寡孀修氏。不覺怒而毆之。旋爲滔友冒作地保。誑去。滔私婢曰老梅者。得一私嬰。遂與滔合謀。誣告宏勳與修氏有染。以嬰爲證。嘉興縣捕宏勳。嚴逼口供。不圖正銓余千等。闖入公堂。奪宏勳出。天鵬等更入獄救修氏。而士

安潛入嘉興府署。欲殺倫賀等。詎早有防備。幾爲捕役鎮兵輩所禽。入水始脫。修氏旣到鮑寨。願以子託宏勳。欲圖自盡。士安義之。收爲乾女。先是振芳旣焚駱府。僞爲燒死駱母。松朋拾骨儲鱗。寄之僧寺。至是宏勳得報。遄返故鄉。見鱗哭拜。不勝哀痛。天鵬等嗤之。宏勳疑而盤詰。始知詳情。主僕路經平山堂。彪以語激之。上臺角藝。宏勳爲彪擊傷。天鵬赴龍潭乞士安出打播台。並求醫藥。士安遂至揚。金花繼之。及出角。金花以足尖挑彪目。出眸。彪乃失敗。一萬心仍不甘。更延朱帥雷勝遠復仇。士安復與之角。逢僧肖安解勸乃已。而宏勳傷旣痊。心念母。偕余千往山東。途經巴家寨。殺死巴信之子巴杰。蓋杰與碧蓮爲中表。圖婚不遂。欲死宏勳以洩憤。不料爲宏勳所殺。宏勳旣死巴杰。趨程至酸棗嶺。遇舊友胡璉。胡理杰母馬金定。追搜宏勳至胡店。爲璉所拒不得逞。奔花家寨哭訴。與花氏母女爭論。又爲彼擊敗。自是金定必得宏勳而甘心焉。是時賀世賴授官歷城縣。途見宏勳主僕。卽捕宏勳入獄。欲爲朱氏兄弟報仇。而一萬宿

仇愈深。亦欲陷宏勳於死地。賂通流氓熊鐵頭張三。冒充徐松朋。賂宏勳二人。故意求婚揚州金伯道女而殺之。伯道控之江都縣。立逮松朋。屈招收監。正銓逢松朋妻。知松朋身蒙無辜。卽往龍潭挽士安援手。自安許之。至揚又遇振芳於客店。卽遣濮天鵬探信。知已定讞問斬。剋期行刑。並以黃總鎮彈壓法場。免生不測。士安知不可力取。屆期扮作鬼怪。嚇退劊手。救出松朋。會得熊張二賊。卽衣犯衣。綁之法場。而余千旣知宏勳就逮。願自首官。與主同死。倉皇奔波。途逢宏勳同堂兄賓王。賓王出家爲僧。家事多疎。聞余千言。始悉宏勳被難。遂偕余千往見山東節度使狄仁傑。伺機鳴冤。仁傑廉察其情。並已久耳。士安等名。遂命董超隨余千往捉士安。超等旣到龍潭。不敢造次。謹敬謁士安。言仁傑相邀。士安審其意。諾之。適王倫升任建康道。偕賀氏赴任。道經龍潭。士安聞信。設計捉至寨。仁傑旣命董超去後。復命旗牌提賀世賴。宏勳亦檻車解往。至四杰邨。爲朱氏兄弟所劫。獲幸遇士安等竭力拔之出。而剿滅朱氏。至是衆英雄隨

齊至花家寨。宏勳母子相見之下。且悲且喜。駱母感余千翼護之功。認爲義子。士安旣得世賴兄妹及王倫三人。坐堂問取口供。監收後寨。卽往叩見仁傑。仁傑深契之。士安乘機請迎廬陵王復辟。仁傑然其言。旣而別仁傑回寨。至是振芳又提碧蓮親事。宏勳不能復却。士安又竭力撮合。遂擇吉使宏勳與如英碧蓮成合卺禮焉。但宏勳劍殺巴杰。杰又爲巴氏九支所祧。關係氏族。此仇深結不解。士安乃率衆英雄赴巴家寨。跪求馬金定。使宏勳拜金定爲義母。碧蓮生子。出繼巴氏。以接香火。金定始首肯。舊仇乃釋。於是衆英雄大張筵席而慶賀也。

## 八畫

### 空城計

馬謖紮兵山顛。爲司馬懿所破。諸葛亮接到王平地圖。知街亭難守。卽命旗牌往列柳城。調趙雲回營。蓋逆料司馬懿旣得街亭。必率大兵來取西城。然西城

乃漢中咽喉。關係重要。軍事上所必爭。但隨營諸將。盡皆調遣在外。卽宣召歸來。亦恐不及。城內都係老弱殘兵。不堪應敵。卽有統兵之將。亦不敢驟攖其大隊之鋒。今若棄城而逃。旣屬不可。坐守待斃。亦自不甘。又聞探馬迭報。司馬懿大隊離城僅四十里。亮尤焦思不堪。不得已。傳令將西城四門大開。派老兵洒掃街衢。分付司馬懿大隊臨城。不得驚恐遁匿。更命書童携瑤琴。執美酒。隨亮上譙樓。亮端坐操琴。言笑自若。而琴聲悠揚。絃徽不紊。興致閒逸。如無所事者。司馬懿兵抵城下。遙見亮高坐城頭。以琴酒自遣。不覺猜疑難決。又見老兵洒掃道途。若不聞金革也者。更屬忐忑不定。正不知諸葛又弄何種鬼計也。進則恐墮其術。退則鷄肋不甘。轉思諸葛素來謹慎。決不僥倖冒險。此必奸計無疑。遂傳令前隊改作後隊。退兵四十里。亮見懿退去。喜不自勝。會趙雲帶兵到城。亮命雲追懿。懿曰。吾固知亮弄狡計。非空城也。

妻黨同惡報

上元縣人稽善祥。世營商業。富有家產。前妻生子名廣仁。娶媳柳氏。才德兼備。繼妻生子曰阿保。尙未婚配。會當結算之期。既命廣仁往西路收帳。東路則擬自往。家事交柳氏處理。詎繼妻以善祥不將家事付妻而託媳。大爲不服。以致遷怒柳氏。設計傾之。卽與其弟商。遣阿保盜取柳氏金釵一枝。已而廣仁返家。謁見繼母。謂父既外出。家中諒必佳順。繼母曰。惟汝妻則性情改變。調脂抹粉。賣俏送情。日以勾引少年爲事。大敗門風。不勝浩嘆。有金釵一枝。係渠私贈情人。爲吾阿保所截得者。汝自審之。果是汝妻物否。廣仁驗釵良不誣。頓覺大怒。捉刀進房。直撲柳氏。不由分說。扭之欲殺。柳氏略詰根由。知爲繼姑所煽惑。卽辨其姑以掌理家務之故。弄舌媒孽。求廣仁察之。廣仁不信。以蕪繩鋼刀各一。聽其自擇。忿忿而出。至是柳氏知不可以口舌相爭。既恨廣仁逼之太甚。亦痛其姑之凶狠。然汶汶以死。徒博醜名。翁又外出。何以自明。不如落髮爲尼。拈珠修來生可也。遂修書一函。付其子。留存交善祥。至蓮花庵出家爲尼。尋廣仁省。

悟而翁亦返。知柳氏蒙此污。乃率孫及子赴庵迎回。柳氏不可。善祥無奈。助銀千兩。以作贍養之資。屬尼善事其媳。而繼妻等凶燄未息。更密謀阻諸路。欲截殺祖孫三人。然上帝有靈。以龍攫之去。善祥等始免於難。足見善善惡惡。報應不爽也。

牧羊卷

是劇一名蓆棚會妻。亦曰雙槐樹。演朱春登重會母妻事也。蓋朱春登東萊人。與從弟春科。俱往平剿西施國。春科母宋氏。與春登母妻積不相能。思吞其家產。遣姪宋成半途截殺春登。不成。僅褫衣服而歸。宋氏既不能死其姪。毒恨尤切。瞞沒春登家信。日施凶惡。酷虐姑媳。逼使春登妻趙錦棠改嫁宋成。趙氏不從。迫其磨磨。繼復迫其姑媳。牧羊山野。日食羊料。夜雜羊宿。後更逐之。而姑媳只得號泣街頭。沿門乞食耳。春登往征西施。蒙神賜箭三支。遂平其國。凱旋歸來。封爵平西侯。春科亦得大夫之職。得意回鄉。立逮宋成殺之。問及母妻。宋氏



以已死對。春登聞此意外。痛裂肝腸。念功成名就。富貴兼全。欲與老母故妻享一日之榮華而不可得。灰心紅塵。幾欲披髮入山。以修來世。惟矜憐孤苦。架廬祖塋。施捨衣食。聊濟窮寒。一日有二婦前來乞食。忽然號咷大哭。春登聞之。喚入窮詰。不意卽其故妻趙錦棠。因見朱氏祖墓。有雙槐樹爲證。旣傷身世。又悲祖業。以致發哀痛哭也。趙氏掌有硃印。驗之果不誣。遂認妻拜母。歡然團聚焉。春登以母妻固存在也。詰質其孀。宋氏極口抵賴。誓天以證。詎誓語未已。卽爲龍攝去。

### 東宮掃雪

是事大都出五代時。蓋謂北漢主輕信唐妃鳳高譖讒之言。將正宮皇后禁別宮。太子不忍。擬往迎回。知事由西宮所發。深痛嫉之一夕。適遇唐妃肆口辱罵。並謂他日金殿卽位。必報仇怨。唐妃羞憤之餘。與侍婢申香計。如何以洩今日之恥。申香固孔武有力者也。曰擒而縛之。使其自斃。唐妃善之。太子遂被綁於

芭蕉樹上時大雪迷漫。朔風徹骨。上林春苑。盡變作珠宮玉樹。而無情花片。又迴繞盤旋。太子之身而不輟。豈殷勤獻舞耶。抑憐之徬徨而不忍去耶。宮漏沉沉。玉壺點點。禁得此一夜耶。幸土地神知太子被難。展施法力。驚醒東宮周妃太貞。隱約聞哭泣悲苦聲。躡足跡之。知爲太子。顧已奄奄將死。急咬斷繩索。負太子歸宮。雪中行路。足印宛然。周妃更將雪花掃亂。使唐妃不得追蹤搜索。太子既蘇。知難逗留宮闈。拜別周妃。遁往江東云。

夜未央

一國之中。貧富愈甚。階級愈深。故有瓊樓高閣。狐裘披體。日食萬金。而不足者。又有破屋頽垣。鶉衣百結。冷汁殘羹。而不得者。茲欲劑其均而勻其苦。故有社會黨者出焉。俄國有名葛高者。乃社會黨之魁。欲貫徹其黨志。而使人曉然明其旨。則非報紙不爲功。於是組織印刷機關。以鼓吹其民生主義。然俄政素主壓制。不使人民稍發其天性。而社會黨久爲政府所疾首。警騎探吏。日伺其行。

動。葛高等固亦知之。故設機關於深密處。不圖竟爲警吏所跡得。卽馳往破獲。而黨員遭此擊打。無不義形於色。憤憤不平。謂非出激烈手段。以刺死民賊。則吾儕之志不竟。而數百萬苦海同胞。無登衽席之一日。彼等財虜。則永可作威福而無已也。衆贊其說。遂以黨員華西里。往炸民賊。華西里既受葛高命。不能却。惟一念及心上人安娥。有不欲行者。蓋安娥與華西里同爲黨員。情好甚篤。久已卿卿我我。有誓老白頭之概。至是驟膺此命。何忍背棄。轉思終以黨事爲重。遂與安娥訣別。而犧牲愛情。爲黨中効命焉。

### 忠孝圖

是劇卽殺狗勸妻故事也。有曹莊者。本服官楚國。天性純孝。念母王氏年踰七十。病榻纏綿。遂棄官侍養。宦囊無錢。日惟打柴以圖餬口。一日。莊上山採樵。過午不歸。其母飢火中燒。不堪復耐。呼莊妻焦氏。作餅充饑。焦氏初則不肯。催令數回。乃入厨下。取七八天前之乾餈。餈以奉。王氏以指點之。硬如石片。謂老人

不能下咽。揮之收去。焦氏以爲有食不食。無食索食。卽以餅喂狗。王氏又令其作麪。焦氏炊燒旣成。撩之自食。以剩湯進王氏。王氏又不食。焦氏又以喂狗。王氏見其媳如此欺頑。不勝忿怒。擬呼出訓責。詎焦氏抗詞爭辨。反爲伊所打罵。已而莊負擔歸家。見其母在門外哭泣。問之。知焦氏無禮。至是卽挽母入室。喚焦氏出問。先以好言勸喻。不意焦氏倔强勿聽。且要莊以三事。莊聞之怒極。卽拔刀殺妻。幸焦氏迴避。而狗適來前。莊卽戮之。焦氏至是始倉皇憂懼。奔求其姑。王氏勸莊。莊邀其盟誓。焦氏跪當庭階。對天宣言。願湔此過也。

刺王僚

伍子胥旣出昭關。又蒙漁丈人救援。卒得脫難。旣到吳國。苦無進身之由。得見吳王。惟吹簫乞食耳。一日公子光出遊。見一人相貌魁梧。鬚眉皤白。雖在困頓之際。却有英雄氣概。詢之。知爲伍員。不禁大喜。卽傳入宮。子胥陳述父兄無辜。屈死。奔波風塵。聞大王招賢下士。故不惜千里而來。吳楚世讐。大王之仇不報。

亦猶臣仇之不報也。請隨諸將後以圖君父之怨。公子光嘉納之。卽與商刺王僚事。子胥薦專諸可用。公子光命子胥以千金聘之。初子胥抵吳時。於途遇專諸。審知專諸孝義過人。遂與結爲兄弟。至是子胥奉命聘專諸。專諸願爲公子死。而以藥鍊七首。旣成。公子光設筵招請王僚。僚恐遭不測。預服獠貌鎧。率禁軍百名赴會。蓋獠貌鎧尋常刀劍所不能入也。然防不勝防。安知有藥淬之七首乎。僚旣到。命搜查兩廂。知無伏甲。始入席。但進饌之人。仍須檢索。有頃。公子光託脚病就醫。專諸乃奉魚以進。禁軍搜無暗器。放之入。專諸遂手七首而刺王僚。僚乃死。專諸殉焉。故是劇亦名魚藏劍。又名魚腸劍。

### 刺巴杰

花振芳妻巴氏爲巴九之妹。巴九之子巴杰。性呆稚。值巴氏誕辰。往花家寨拜壽。逢花碧蓮於座。碧蓮因他故偶笑。杰以爲有意於己。杰不自醜。貿然向巴氏求親。巴氏笑之。杰歸家告其母馬金定。以碧蓮情形。挽母往說親。金定初不許。

繼以得媳如碧蓮。固足娛樂於家庭。不第爲子得佳偶已也。遂赴花家寨。見巴氏。重申前言。巴氏以已許駱宏勳。對口角之間。不無爭執。金定悻悻歸來。以語巴杰。杰老羞成怒。意遇宏勳者必死之而快心。宏勳在龍潭鎮。與鮑士安輩辭別北行。一日至酸棗嶺下。遇奉花家寨命董元開店迎候。駱宏勳路經巴家寨。杰問董元。知彼人卽爲宏勳。以宏勳自投羅網。正可乘機洩恨。卽提棍追宏勳於道。以棍擊之。宏勳怒其無禮。出不意。以劍殺死杰。旣肇禍。主僕遄奔。不意金定已隨後追來。幸遇農夫二人。借其衣服遮掩。始免。至晚乃投宿客店。宏勳在房。獨自言嘆。爲店主人所聞。知爲宏勳。叩門進謁。宏勳見係舊友胡璉之弟。胡禮。並得見胡連。不勝欣快。不料金定亦追到店。胡氏兄弟設策將匿宏勳於櫃。金定搜索不得。必欲開櫃驗視。胡氏堅執不可。金定始恨恨而歸。是劇一名酸棗嶺。亦曰巴駱和。但巴駱二家之和。尙在碧蓮結婚之後也。

是劇一名石伏岩。蓋劉備既得伏龍鳳雛之輔。進取巴蜀。一路擒張任。降嚴顏。軍勢甚盛。蜀主劉璋優柔寡斷。文武離心。雖有一二骨鯁忠正之臣。亦無所濟。求援於張魯。魯遣馬超往救。鎮守葭萌關。超戰敗降備。反戈攻璋。轉瞬之間。大兵已臨成都。璋子上城樓責超。超抽矢殪之。卽欲撲城。爲王累將滾木擂石壓下。乃稍退。諸葛亮知璋人雖闇弱。頗愛子民。故預囑超。如璋不肯開城納款。可縱火民房以促之。至是超四處焚燒。火光燭天。廬舍蕩然。百姓震哭。璋見之酸鼻。願開城讓備。王累諫不可。璋勿聽。遂撞階而死。璋既接備等入城。謂備曰。某前曾奉書宗兄。願以成都相讓。宗兄謂不忍攘奪同宗之基。今反勞率兵攻取。則又何也。備不能答。亮曰。此我主不得已耳。璋猶豫不卽交印。魏延等鼓譟而起。璋不得已。乃移印於備。備既接印。假謂璋曰。備一身飄零。徒被孫曹所逼。迫故暫借成都安身。倘承天運。當仍請宗兄復臨。茲惟委屈宗兄。往荊州鎮守數郡。何如。璋曰。悉憑君命。遂啓程出郭。迴視往日之惟我獨尊。不勝今昔之感。揮

泣而去。

取帥印

唐太宗得張士貴奏報。招軍額滿。戰船已備。卽擬東征。元帥秦瓊臥病不起。遂命尉遲恭挂帥。但帥印尙在瓊家。遣程咬金取之。咬金與瓊素莫逆。念印一取去。轉瞬之間。兵權將移。卽以朦詞誑太宗。並謂尉遲勇而無謀。不克勝任。太宗勿聽。並傳旨明日親往瓊家索取。咬金乃急往瓊家通報。瓊自念東蕩西征。歷盡艱險。今忽然移權他人。亦屬不甘。翌日太宗率徐勣尉遲恭程咬金等到來。懷玉接駕。奏父病昏迷不醒。祇得請駕回宮。徐勣知其僞。乃說太宗親入病房。瓊見太宗等臨床。故責懷玉不報。太宗問及病況。並言征東之事。瓊舉子懷玉以代。太宗謂懷玉雖韜略久嫻。武藝超羣。惟此次出征。都係元勳國老。懷玉年輕。似難僭壓公卿。况卿侍奉無人。亦不可其遠離也。瓊見不聽。乃歷詆尉遲恭。恭忍氣受之。又責恭爲帥之道。使恭跪而受教。恭不可。太宗勸之。恭不得已。長



踞床前。瓊曰。爲帥者。必須飽讀經綸。富有策略。運籌帷幄之內。決勝千里之外。馬不掠苗。士不侵民。高山勿爭先。空城勿漫入。低防水淹。林虞埋伏。命令不紊。賞罰有信。汝能如此。其庶幾乎。又命接印。恭向取。又不與之。恭不覺氣憤填胸。而太宗目擊情況。念其功高望重。亦惟聽彼傾軋戲弄耳。

### 取滎陽

取滎陽一名楚漢爭。又名紀信替主。初劉邦與項羽約。先入咸陽者爲王。邦先入關。羽遂背約。矯義帝命。王邦於漢中。自是劉項之爭。乃啓。邦文有蕭何張良之臣。武有韓信周勃之將。出其智力。以與項羽角。秦子嬰既降之三年。邦屯兵滎陽。羽以重兵圍之。復斷敖倉之粟。以絕糧道。是時韓信駐兵燕趙。季布彭越亦遠在東京。雖有周勃隨何等。枵腹之兵。又難臨陣。故邦被困孤城。不勝焦灼。智如陳平。亦愁眉不展。幸張良籌設妙計。東邀諸將赴宴。高懸齊頃公得逢丑父替身脫難之畫。諸將問良。良謂昔日齊晉交戰。兩軍戰於蘄陽。晉兵大勝。齊



A541 212 0017 0234B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二編

八四

追迫齊頃公。公倉惶奔避。勢垂危急。丑父獻計。請服公衣。替君出難。公從之。始脫險。今我王之困守於此。何異乎此。惜無丑父其人耳。時諸將中有紀信者。聞良言。慷慨前請。良覘其貌。固類漢王。把臂喜曰。得紀將軍替代。事克濟矣。卽同往見邦。邦更以言探之。紀信誓死無二志。於是遣隨何約項羽。當晚開城降。良先以美女二十人。絡繹出城。以淆楚軍目。紀信竟乘黃屋服袞衣。開東門投誠。羽察知爲信。大怒焚死之。急追索邦。不知早已出西門遁矣。

